

自由文藝
月刊

57307
874



3 1601 9493 6

錄 目

聞一多先生遺像（封裡）
短評

社會學與政治

困難即希望

七月十五

重於泰山

聞一多先生的畫像

張奚若先生談時局

戰爭決定於社會條件

孫科的法螺

過渡中的盛夏

一個新建議——用以代替社會鬥主義！

滄南行

舊戲餘談

半月雜感

補白：詩二首

新詩

九三社詩集

何	馬	大	舊	明	翟	慶	寧	趙	小	雪	聞	吳	張
叙	家	家	史	華	光	華	剛	有	華	芳	家	之	雪
達	倫	寫	新	士	華	華	華	材	華	芳	家	之	雪

行發社叢文由自

號三台龍金道廟后天港香

955496

總動員



又要總動員了，八年抗戰，直如一場噩夢啊！

老百姓還有什麼可以被動員的呢？財嗎？人嗎？

隨便哪個老百姓，打開他的箱子，從冬天到夏天，還剩幾件單薄的衣服？打開他的糧倉，還有多

少糧食？

再看一看老百姓自己，骨瘦焦黃，混身是病，哪裡能上戰場？哪裡能盡以繼夜的做法工？請為老百姓想一想，不要再作孽了！

美國軍火援華

美國以一萬三千萬發子彈交給中國作內戰之用。儘管馬歇爾這僑自由主義者爲了怕國內外人民指責，百般狡辯，而子彈運來總是事實，中國人將死在美國製的子彈之下也是事實。

美國的目的在支持國民政府，並且在極力使國民政府變質，向非列賓政府「看齊」。這是金元外交的陰謀收買方案。

這個目的是達不到的。這些軍火一部份將由政府使用，一部份却要轉入中共手中，所以假如有什麼後果，那就是擴大內戰，與喪失更多的中國人民好感而已。

美蘇之間

美國又在埋怨蘇聯了。

馬歇爾爾口中，什麼「自由」呀「理性」呀，「反對歪曲」，「反對偏見」呀，漂亮得很。其實明眼人看來，這些都罵著了自己。

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聯當然不免有些過份的疑慮，或是多少有些偏見。而造成這種疑慮偏見的是什麼呢？是美國上層階級的更遠的偏見與歪曲，是美國的陰謀鬼計，不尊重其他國度人民的自由，淺薄自私，根本違乎理性主義的原則。

誰要問我們哪一面造成罪惡較多，我們毫不躊躇地說：美國政府是主要罪惡的造成者。

社會學與政治

張雪岩

空前慘酷的二次世界大戰，給了求生求進的人類一種新認識新覺悟，即自然科學的進展和成就雖然驚人。但因社會科學誤用與濫用，以致最高最新的自然科學成就，不但不能造福人類，反而成了自行毀滅的武器。兩顆原子彈雖然縮短了戰爭期限，結束了戰爭，但帶給人類的却不是和平自由的康樂生活，和繁榮滋長相誼相親互助互愛的輝煌文化前途，乃是猜忌恐懼甚至仇恨恐怖緊張心理，有些敏感的人，看見國際間烏烟瘴氣的情勢，認為「山雨欲來風滿樓」第三次世界大戰已迫在眉睫，勢難幸免了！因此有人慨嘆科學在集體殺人的戰爭上雖然成功，但在創造人類和平關係上却遭了慘痛失敗。前者的成功歸自然科學，後者的失敗完全落在社會科學頭上。羅斯福於大戰方酣之際，就曾以「創造人類合理關係的科學」向全世界大膽疾呼！這是羅氏眼光之遠大處，他在百戰百勝當中有此警悟，很不容易。所以這個呼籲，對研究社會科學的學人是一個警鐘一種挑戰！對專門研究社會學的學人，更是一種鞭策，質言之，這實在是創造新歷史和人類合理關係的一種獨霸付託！轉過頭來，看看國內情況，是不是也與國際情勢一樣表徵着自然科學在戰爭上的成功，正是社會科學在和平上的失敗！一點不錯，中國的內戰正在實証着此種理

論之正確性。大規模加緊表演的內戰，正在積極儘量使用自己所有最現代的精良武器，論自然科學殺人利器的成就做實驗，精彩固然精彩，但和平休矣，復員無望，建國完蛋！總之內戰擴大，和談失敗，社會科學不能辭其咎！說到這裡，也許有人笑我天真，罵我書獃子氣的確，在今日的情形下，這樣想這樣說，是帶書獃子味的。但別忘了，在某種情形和場合下，天真和誠實還是十分需要的。兒童不管大人同情與否顏色如何，只要強硬的以小孩子的傑氣對大個攔腰耍甜糊，大人終要屈服允其所求的。和平是全國人一致要求的甜糖，假如全國讀書人能率領人民保持要求和平甜糖的傑氣與天真，並以撒嬌恣態堅強所求，不給就打滾哭鬧並絕食示威一定會得到的。可惜所謂文人學子也者，太欠缺食謀求國內和平及建立人類的合理關係，應提倡並培養這種氣質。

有派學人，對這種見解，不但懷疑，而且反對。他們認為讀書人應忠於學術，不應多管閑事，如此方合高貴的學人身分。因此論政問政之讀書人，不免有不貞靜不安分之嫌。這種讀書觀，是由封建專制遺傳下來的餘毒，其結果除了培養一批食古不化的死書獃子和逃避現

實的隱士派外，就是幫兇的御用工具。近年來研究社會學的人，也無例外有不少中了此毒，上了此當。這實在是社會學界的一種悲哀。這種病態表現在學校裡和出版方面的有三種。一種是西洋八股販子。這種人因為「食洋不化」，所以鴉耳不聽歷史號筒，閉眼不看自身所處的中國社會環境和情形，因此上記課來滿嘴洋話，滿口洋理論，一味崇拜西洋，孝順西洋，自己不去發現，所以永無創作，中國社會學在這種人手裡，不但不能以社會科學理論與法則，認識環境適應環境創造環境，簡直成了連裝飾品不如的死學問，更逼真點說，直是西洋學術的奴隸，所以由學術上講，中國已被這夥人弄成半殖民地甚至亡國了！這種人無以名之，只好說是洋奴。第二種是「明哲保身」派。這類人以超然自居，清高自命，教書為文，專弄玄虛，專講空論，絕對避談現實，以「十年寒窗，埋頭苦讀」鼓勵學生，結果製造一批隱士性的寄生蟲，對社會不負責，對國家逃責任，懷古戀古，不敢前進，消極頹喪，斷送民族生氣。這種人甚似出世和尚，其衣食享用雖皆來自別人血汗，但却不敢面對現實，甚至逃避現實否定現實，所以他們是麻木和忘恩負義之流。第三種是御用學者，捧勢力抱粗腿的阿諛奉迎醜態，是這種人的本像。他們不敢為科學真理效忠，只能做趨炎附勢的奴隸。講學為文連橫極字眼都不敢用，捧法令（不論與人民有利益否）擁主義（執政黨所代表的主義思想），社會混亂政治腐敗以及自殺內戰的因素，一概駕禍或故意曲解。學術成了維護權勢的工具，學人變為御用的裝飾。這種人跡近實淫，因其在學術上

無忠貞之氣，而專向權勢獻媚故也。這三種人是社會科學河流中的三塊頑石，形成三種阻力，使社會科學的真理舟楫在中國學術界進行甚慢，因為暗礁旋渦的險阻甚多，真正為社會科學努力的人，不是沒有，但以人數少阻力大，進行不易耳。不過只要不氣餒，希望是無窮的。

根據以上所論，社會學在中國的重大失敗，在（一）盲目販賣西學說，不能也不肯在自己的園地中做育種實驗的改良和創造工作。（二）講空論弄玄虛，把最適用於創造人類合理生活關係的科學帶入五里霧中，把真理的南針和地圖全部丟棄，失迷路向，莫知所往，結果成了盲人瞎馬！（三）出賣科學真理的貞操，變了賣身投靠的奴隸。一言以蔽之，社會學對人類生活具有最直接最深切關係的現實政治，不是妄談，就是不談，甚或臆談。換言之，就是社會學對影響國民生的政治之良窳，不是無關係，就是誤用濫用，甚至助紂為虐。這就是嚴格站在真正社會科學立場的少數份子的重担。也許有人着急要問，究竟社會學與政治有什麼關係？這是本文主題，自然要詳加闡釋。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目的是要從複雜混亂的社會現象中探求出其因果關係的規律與法則來，藉以促社會進步實現社會改造之理想。社會現象的構成，主要是由於人類生活的互動，這種互動，形成了社會行為，即所謂社會關係，互動的好壞，就是關係的好壞。人類遷了社會關係的成功和失敗經驗，發明了社會組織，創製了社會約制的辦法。除了家庭和各種自由的社會團體組織之外，政治算

是最硬性而強制的社會組織了。因為家庭和其他自由社會組織，多半依靠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道德倫理宗教等制度來盡約制的功能，不是積極嚴格的方法施行社會制裁，模仿，訓教，輿論，諷刺等軟性方法施行社會制裁。至於政治組織，就純粹靠嚴格強制的硬性法律了。法律制裁如有時失效，則賴軍警以武力強制執行。因為這種制裁是硬性的強制的，所以它為人類生活關係所下的界定——立法，以及執行這種界定的辦法——司法是否盡皆合理而滿人意，就太成問題。這就談到政體問題了，一個國家政體的好壞，關係其人民之福禍極大，所以社會學為研究社會組織和社會約制等，對一個民族社會關係好壞所繫的政體，就不能不以科學方法觀察，比較，並分析其好壞的因果關係及其興衰之運動規律與法則。由這種研究，才能明白為什麼政治在社會組織上佔着頭等地位。

如以孫中山先生的神權君權民權的政權演變說來看，政體是由專制獨裁的君主，進而至於君主立憲，最後演到民主政治。這個簡略政治歷史路線的分法，大致不差。今日世界，正是民主潮流澎湃高漲的時期，也是專制獨裁垂死掙扎的日子，這兩種政體——政治形態，是「種種政治思想的反映，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政治思想之所以冰炭水火，就因為前者主公有，後者主私有。公有自然重自由平等，私有一定注重壓制獨佔。很明顯，受欺壓受剝削的勞苦大眾，一定同情並擁護「天下為公」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反之欺壓貧苦剝削勞動人民的官僚和資本家，一定贊成並擁護「天

下為私」的資本主義式的專制獨裁政治制度。

這種說法，對前面所說三種頭石性的社會學家，實是刺耳之言，他們曾以英美為例來為資本主義作辯護，因為他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英美兩國是民主政治產生的搖籃，也是民主政治發祥的溫床，同時兩國也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以兩國的繁榮強盛可以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是可以施行民主政治的，因此結論到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是可以並行不背的。換言之，即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並無矛盾衝突。這看法之對不對，我們可以由事實中找佐証。英國在目前已經不到繁榮強盛，而且執政的勞工黨正在抱着由本帝國主義轉變到民主社會主義的雄圖，這種不流血革命的成功失敗，日後事實自有答案，歷史定有公斷的。因此把這種正在孕育轉變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登峯造極的美國資本主義強拉一起相提併論，實在有些不合適，所以最好乾脆拿恰合身分的美國資本主義來做剖視。許多膚淺的觀察家對美國在一些社會生活小節上讚頌其民主精神，至於資本家和資本家所支持的政府的種族（尤其對黑人）岐視欺壓和對勞苦大眾的剝削壓迫，倒不聞不見了，最近頒佈的剝削壓迫勞苦工人的新勞工法案，不是最顯著的例子嗎。這是以人民權利為基礎的民主，還是以資本家壟斷發財為主的專制和獨霸！再看美資本帝國主義對外的表現吧，明明是中國的東三省，他也承認東北的主權屬中國，但她却為了自身的利益和防禦她的假想敵，硬要主張東北「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這就是美資本帝國主義提倡見財就掘巴鼻露的地方，東北既屬中國，門的啓閉，是中國自己

的事，不勞外人多嘴，經濟主權是中國的，願不願給人平等享受的機會，中國自會根據平等互惠原則來交朋友，無需別人嗷嗷。單此多嘴多舌的嗷嗷不休，已充分證明美國資本主義的政治，絕非民主，而是十足欺壓弱小蠻橫獨霸的帝國主義。如以為這是過甚之詞，那末看看麥克阿瑟獨霸日本的成績吧，我們的報紙不是常常提出美國爲了自身利益姑息偏愛日本而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給我們以嚴重的威脅嗎！中美商約使我們片面吃虧，和美國經濟而伸張勢力於世界各地的實情，如希土和中國，不是帝國主義侵略獨裁橫斷到家的顯著例子嗎。從這些表現中，你能看出一點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作風嗎。可見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建立在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上，因此容易構成猜忌嫉視仇恨的心理，容易釀成戰爭的禍患，所以是不合理的一種社會關係。

既然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如上所述，是十足帝國主義的專橫獨斷，自然不是眞民主，而是披着偽裝的假民主了。那末眞實的民主政治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呢，根據理論講，自然是徹頭徹尾「天下爲公」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因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要求以社會全體的意思和人民大眾生活福利及基本人權的要求與享用作基礎的，只有這樣的政治基礎，人民才能享有眞正的自由平等的權利。這其中沒有階級利益黨派利益一類寄生剝削壓制獨裁的不合理現象，一切憑公，一切合理，每個人的個性才能和權利均能得到充分的發展保障。這樣公有共享公治的政治才是眞正的民主政治。這種政治的基礎，是建立在全民利益上的，所以很容易產生互

助互愛互助的精神，構成合理的社會關係。

這種研究，是社會學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因爲社會在急劇的變，政治又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浪潮，其流向之理想與否，關係全人類的安危禍福甚大。所以社會學家對於政治的研究，不但不應忽略，而且應負理解發明創造的使命，好使世界人類獲得和平相處的合理關係。以此社會學家應清楚勇敢指出，人類生存文化發展的的基本原則，是友愛和平，不是仇恨戰爭，因爲友愛和平是人類合理關係建立的基本條件，不然，合理關係就無法實現。明乎此，對中國目前的內戰，可以得一肯定結論——「要不得」，因爲它容易代表一黨和少數特殊階級的利益，而弄到專制獨裁甚至貪污橫行違反民主。可見民主政治是當前人類最需要的政體了。因爲只有這種政體能創造人類友愛和平相處的合理關係。

單有合理的政體，並不保險政治的運用，會絕對能根據理想的原則滿意施行出來，故如運用失當，也許會完全變質。所以這裡又產生一個技術問題，這是社會學最有理由有資格的一種貢獻。我們已經指明，政治是最爲強有力的一種社會組織，這種組織之所以最爲強有力，就因它對全體人民的生活關係，有硬性的權利義務之界定。因此執政的團體，倘無行政技術的經驗與訓練，會把民主變成專制獨裁而陷的不倫不類甚至天翻地覆變成大亂。這套技術，並不複雜困難，只要根據以下幾個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忠實執行就成。

一，法理——根據法理行政，是民主政治首要的原則。民選的執政團體，不論一黨多黨，按照法理，有執政

時限的規定，也有必需遵守的行政法規，既需遵照法規行事，就不許有徇私徇情專制獨斷玩法忽法等破壞法紀的情事發生。很清楚，建立在法律上的民主政權，離開了法理，政權就立失其效！由此可知一個政黨政治生命的修短，全視其執法行法的程度以爲斷。倘若一個政黨不顧法理法規，硬取專制獨裁的態度，並以種種欺騙蒙蔽曲解的宣傳，而專爲政權的合法化強行辯護，完全忽略政黨本身的法理法規行爲，這樣作風，縱可驕橫捩腕於一時，但決不會長久的。滿清的政權何嘗不爲世界公認合法過，日本的皇權更是不在話下，但結果怎樣。因爲非法非理倒行逆施而禍延全世，所以才摧枯拉朽般的土崩瓦解了。所以嚴循法理是民主政治成功的重要技術。

二，公平 「天下爲公」確爲民主政治之必需前提，故爲行政之重要技術。行政公平的基礎是民意，所以代表人民大眾利益的公正輿論，就是民意湧發的泉源。尊重輿論並聽說輿論的指導，一定會得到政治運用的公平結果。例如反內戰反飢餓的要求，就是民意的反映，是人民對現狀不平之鳴的必然結果。因爲內戰製造飢餓，飢餓剝奪摧毀了人民教育職業生產以及一切生活的權利，人民大眾的生活權利既被內戰剝奪摧毀，反內戰反飢餓，自爲真正民意和公正輿論，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不但不應高壓摧殘，應絕對俯順與情停止內戰，輕賦斂，以蘇民困，增生產，以裕民食，厚俸祿，以養廉風。這樣作風，才算公允，而得其平。如此才能實現真正

的民主政治。

三，誠信 民主政治的第三個有效技術，是對事以誠，對民以信。對事即執政者對政治任務的意思。一個在政府服務的官吏或一個執政黨對人民所付託他們的政務任務，是要絕對以十分真誠來奉公守法克盡厥職的，絕不許有絲毫「推，拖，混，騙」的毛病。對民以信，指的政府的政治行爲，要絕對根據符合民意的法令行事，例如功過賞罰必需分明，對人民的語言，必需嚴守，就是獲得人民合作和支持的基本條件，否則紙片上開些「還政於民」「保障人權」的空頭支票，實際却不兌現，那就等於烏盆計中的張別古向城隍許願，待發覺烏盆的冤鬼無聲，就立即食言自肥否認剛才所許的願，結果盆又喊叫起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得不得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要執政者對人民是否有誠有信，假如真能做到行而有誠言而有信，一定會造成人民的向心力。這是民主政治成功的又一技術。

四，容異 容納異見，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風度和技術。能容異，就能尊德，就能重視人民的生活權利與自由——思想，言論，信仰，出版，集會，結社等。有這種襟懷和雅量，不論一個官吏和政黨，決不會爲衛護自身的短處而譁疾忌醫甚或曲解偽造民意，也不會貪天之功把人民大眾的汗血功勞，據爲己有而驕橫專肆。例如抗戰獲勝之功，完全是全國人民大眾出錢出力的結果，如果一黨一人把這曠古大功據爲己有，那不但有違民主政治的風度，簡直是反動的逆天大罪！人民是決不會寬恕的。人類心理存在一個物理公式——壓力愈大反抗力

愈強，所以執政者越寬大越讓人民自由，越少反抗力，這就是容異的真理，是民主政治成功不可或少的技術。由上所論，可知政治是硬性的社會組織，有法律和軍警做其功能運用的支持，人類生活關係，在其權利義務的界定下，是強制的，運用之好壞，有關社會之福禍與國家民族之成敗，可以創造和平，也可惹起戰爭。政治與人類生活關係，既如此密切，以研究人類社會生活

關係自任的社會學，不但不應自暴自棄的放任對政治的注意，而且應當積極澈底的研究，並應將一切影響人類合理社會生活關係的政治是非和利弊予以分析說明，供政府和人民參考。促政治之進步，予執政者以南針，發明最科學最民主的政治技術，以便人類友愛和平的合理關係，得以真正逐漸建立起來。

街頭小唱

(一)

甲：什麼人天天吃魚肉？
乙：當朝大員天天吃魚肉。
甲：什麼人整年不見腸？
乙：老百姓整年不見腸。
甲：什麼人使我們飢和餓？
乙：武力統一使我們飢和餓！
甲：如何纔能不推飢和餓？
乙：停止內戰纔能不推飢和餓！

(二)

甲：什麼時候打走日本鬼？

乙：前年打走日本鬼。
甲：什麼時候國內動刀兵？
乙：去年國內動刀兵。
甲：什麼事情要打仗？
乙：爲了獨裁要打仗。
甲：如何纔能得太平？
乙：齊心反戰得太平。

(三)

甲：糧食爲什麼天天貴？
乙：徵糧徵得糧食貴。
甲：徵了糧去是爲何？
乙：徵了糧去爲養兵。
甲：什麼人專要老百姓的命？

(四)

乙：當今政府專要老百姓的命。
甲：如何纔能享安寧？
乙：停止內戰享安寧。
甲：什麼人要我們去當兵？
乙：政府要我們去當兵。
甲：怎麼樣把我們的家離分？
乙：纏綑索綁家離分。
甲：徵了兵去打何人？
乙：徵了兵去打自己的老百姓。
甲：徵兵打仗爲何情？
乙：爲了維持小朝廷。

困難即希望

吳之椿

在最近一次的學潮中，許多的人都說話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現在事情平靜下來，國事問題並未解決，大家都不免墮入一種回憶的深淵，這回憶是沉痛的。我們中間誰也不會抱妄想或誇大狂，以為國家大事會因我們個人一言而決。然而最使我難安的，就是話雖說了一大堆，國事不但沒解決，連絲毫的良好影響，也沒有痕迹。站在我自己批評的立場這樣的話，只是些「空話」而已。我想凡是對時局抱憂慮，而自己又一籌莫展的人們，都不免有同一的感覺。現在已經不用提甚麼國民皆有說話的責任。但就讀書的人們的地位說，這責任確是更為重大。至於話之「空」與「不空」，也就管不得許多了。我今天勉強提起這沈重的筆，寫出一點感想，也就是這個意思。

前幾天你在報上看見這麼一句話，『困難即希望』。這『即』字用得那麼輕鬆乾脆，真有說不盡的妙處。記得過去國文老師教我們用虛字助字的時候，從來不會令我領略這些字的滋味，像今日我對這個字所嘗到的新鮮，原因很簡單。我今天所以能得這一字之味，完全是在自身處境裡所體會出來的，真的教育，本應如此。試想想，一個人落在深坑之中，滿腔憂疑苦悶，忽然聽到有人喊出，『深坑即得救』，應該是多麼動聽呵！無

論如何，一個月以來，我不會聽到另外一句比這更有鼓勵力量的話。現在還得替坐在深坑裡的那個人設想一下。這句話的安慰，當然是片刻的。如有這樣暫時止痛的效果，這話也算「空」而「不虛」。人生能有片刻不虛或片言不虛，已經不是尋常的福氣了。再替那人想想，萬一他是一個喜歡邏輯的人，因而問起自己，如果困難即希望，困難越大，希望也應該越大。這樣推論下去，雖然是幻想而且滑稽，一個陷在深坑的人，至少應有對問題反覆思索的權利。究竟困難與希望，中間存着多大的距離，似乎是現時每一個人心中的疑難。

問題有兩方面，一是目前的，二是遠景的。目前的情形，一切都是現實的展開，顯然已經脫離了理論的範圍。對於目前的近景，我們沒有甚麼話可說，因為現實完全不受我們的支配。對於將來的遠景，我們覺得中國的前途，是具有無窮希望的，但必須保持這基本的條件。那便是說，中國的社會必須保持它的活力。這活力越充沛就越有希望。在我們這一代的人的一生之中，國家的遭遇，幾乎全部是顛沛流離的歲月。其間雖然也有些年份，大體上堪以算是小康之年，然也無一不是某種程度的緊張之年。內憂與外患相乘，我們的歲月，緊張只有輕重的分別，根本就沒有享受過太平盛世。所以大體

說來，我們是苦日子過慣了。豈但我們這一輩的人，我竊心中國民族，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外患雖不是代代有，內憂却幾乎是年年來。盜賊，土匪，何年無之，這且不說。水旱之災，該是史不絕書了罷，再看外患，那真是前浪未已，後浪又來。歷史時代的事情，畢竟隔了一些時候，說起來終究有些像別時代的事情。現在呢，勝利來了，所希望的平安歲月，又在那裡？一般的人總覺得這現象太奇特些，太獨具一格些。事情不能單從技巧一方着想，也許大家以為奇書的，不是奇特而是正常。單從我們所讀而能記憶的史書看起來，這設想已不是一種虛構。老師們不是喜歡時常引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或者，『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又或者，『生於靈惠，死於安樂』。如果再引下去，那就以無有窮盡，別國家的書，我們也讀得不少，但這一類思想與風格的話，似乎還不會有這樣多而如此引人注意。中國舊書上所以多有這些話，必然是由於產出這些話的背景，毫無疑義。照這樣說，中國民族，乃是從苦難中磨鍊出來的民族，根本不會有過多少的快活日子。所以中國社會上所有最推崇的美德，是吃苦與忍耐，因為除此以外，也就沒有別的打跨歲月的辦法。所以，中國民族是被譽為有抵抗侵略耐困難的力量。好比那免疫性一樣，是從吃了無數代的毒菌而養成的體內抗毒素一樣。然而，仔細想來，對於自家民族的歷史的判斷，我不能如此簡單而籠統，因為這是沒有任何益處的。照我的看法，中國的社會，是忍耐痛苦的容量大，而耐困難的力量小，目前的問題，是要改變這情形與傳統，習慣與觀念。我們應使中國成為忍耐痛苦的容量小而耐困難的力量大。這兩件反比例消長的事情或現象，成功的時候，纔是新中國

的發生。老先生們或以為。這樣的說法，無異於提倡好吃懶做的人生觀。如果硬要這般的說，也只有認為是一種誤解。我以為中國社會上一般的人，也就是那些在今天落在深坑的人，確實需要打磨出如下述的一副的新人生觀。就是多克服一些困難，少忍耐幾分痛苦。『困難即希望』這句話，或是一句爛言，或是一句真理，分別的關鍵，就在這裡。

話還是得說回來，中國的革新不是任何努力所能破壞，也不是任何曲解所能停止，更非任何一時一事的挫折所能阻撓。只要中國社會繼續有活力，繼續有蓬蓬勃勃的活力，從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到學生教員的書齋與實驗室，中國必然是有希望的。在這革新的事業上，受過教育的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責任是脫卸不了，眼光更應該放遠些。我們需要不停的鍛鍊自己，批評自己，修養自己，以求有所盡其職責。中國的遠景是異常清朗的。我這裡順便抄半首英國詩人 Tennyson 的大英雄歌，以作這篇『空話』的結束，因為在學潮以後讀起來，似乎更有意義些。

『半路上不幹了，多麼沉悶呵！

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會太晚的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還不少呢。

現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掀天動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我們，

光陰與命運頑虐了幾分壯志，

終止不住那不老的心，

去努力，去探尋，去發見，

永不退讓，不屈服。』

聞一多先生逝世週年祭

七月十五

聞家駒

——紀念一多先生死難一週年——

一多先生是永遠活在我們心裡面的，而七月十五這個人血淋漓的日子，也決不會因為時間的消滅就失去它的猩紅的顏色。要說紀念一多先生，一年以來，我們沒有那一天不在紀念，原是用不著等到今天的。不過今天既然是一個公開紀念他的日子，那麼我就公開地講幾句話。

一多先生是誰殺死的，誰都明白。雖說政府爲這件事，曾經派員調查，下令通緝，公開審判，並且還有過所謂明正法典的措施，表示政府的法紀嚴明，大公無私，然而這一切並沒有把真正的兇手嚴正明確地指出。但同時這一切也沒有能够把真正兇手的猙獰的面孔掩蓋得往，世界上原有許多事情，赤裸裸地擺在我們前面，用不着調查，即可知其背景之所在的，比如說，政府對於

李公樸先生的被刺，始終沒有半點表示，沒有緝兇，也沒有破案，可是難道大家因此就不明白李公樸先生是誰殺死的嗎？

一多先生爲了什麼而死的，這也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件事。一多先生一向是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他甚至還討厭政治；在某一個時期，他是連報紙都不看的。像一多先生這樣嚴謹樸實的學者，只要環境許可的話，我相信他是願意一輩子在書房裡埋頭工作，不問政治的。但是不幸抗戰期間，紀綱廢弛，貪污橫行，外患未除而內戰的危機日益嚴重，於是一多先生本着一個學者的良心，不得不站出來替全國的人民講話了。

事實上，在抗戰期間，由於政治的腐敗，知識份子之起而問政議事，要求改革，已成爲一種相當普遍的運

動。若說過問國事，即有可殺之罪，則可殺者豈只一多先生一人而已？若說替老百姓講話，即是供人利用，蓄意與政府爲敵，則老百姓在苦難中呻吟掙扎，實爲震撼良心，刺激輿論的主要原因，那麼首先就應該把老百姓殺光。

而一多先生偏偏就是爲了過問國事，替老百姓申冤訴苦而慘遭毒手的，何處有國法？何處有天理？

有人說：「聞一多領導青年，遊行罷課，聞一多不死，學生運動不止」這句話真够動人聽聞的了，但同時也充分表露出說這句話的那個人的領袖主義者的封建思想以及他對學生運動故意歪曲的陰謀。

目前中國的學生運動，自有其所由產生的客觀條件。從整個的民主運動講起來，目前的學生運動，可以說只是整個民主運動中的一支堅強的隊伍，而聞一多先生則不過是這個隊伍中最熱烈最勇敢的一員而已。當大多數的中年人都在徬徨觀望，踟躕不前，甚至有的還決心反動，矢志與青年爲敵的時候，一多先生却毅然決然和青年人站在一起。因爲他勇敢，他坦白，所以他常常得到青年人最懇摯，最熱烈的愛戴和支持。他一向喊着「向青年人學習」的口號，以身作則地跟着青年人向前走，他却不是以領導者的地位來參加青年人的行列。如果說過去這幾年昆明的學生運動，是一多先生一手領導成功的，那就未免把一多先生看得太神密，而且把學生運動這個問題也看得太簡單。因爲我們只要看一年以來，沒有聞一多，而全國學生運動，潮漲潮落，能發能收，盛況不減當年，我們就可以知道學生運動乃是全國民

主洪流中最壯闊，最生動的一個浪頭：它的誕生，是一個國家政治混亂到令人不能忍受的時候，青年人有了自覺心和自信心所無法避免的一種現象，決不是一個人所能一手領導成功的，當然也不是一個人所能一手鎮壓得下去的。

既然生長出來了，就不能把它鎮壓下去；既然鎮壓下去了，爲什麼它又重新生長出來了呢？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只要當今真是太平盛世，國泰民安，我相信青年人不但安心向學，而且很願意歌功頌德，再也沒有以行動向政府表達意見的必要了。

從整個民主運動來講，折損了一位像一多先生這樣英勇的戰士，雖說是一件重大的損失，但這損失却不是絕對無法補償的，而補償的方法就是向一多先生學習，沈着勇敢地循着一多先生的道路向前走，正如一多先生生前向青年人學習，跟着青年人走一樣。只有這樣才能補償這個嚴重的損失，只有這樣才算真正的紀念了一多先生。

詩一首

馬叙倫

莫嗔臨老入花叢，達觀會修等假空。不信池頭頻驗看，亭亭秋水立芙蓉（夢中得首句，覺後續之。）
世有桃園君巨去，留余反復泣郊原。明年海燕重來日，此地桃花應滿園。 瀟君妙舌吐蓮花，天下從今是一家。送別江濤唯一語，借他金鏡照中華。

（送茅盾應蘇聯講藝）

重於泰山

雪 芳

中國對死評價的一句名言，是「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但輕重之分，究以何為合理標準呢？換言之，即輕重的衡量，究竟拿什麼做法碼？因為如果沒有完好的標準法碼，所謂泰山鴻毛的輕重衡量，就欠合理而不準確了，如此以來，泰山鴻毛的評價，也就無意義了。

這個法碼的規定，可由人類歷史暗示與生活經驗中求出一般公認的合理標準來，準此以言，兩字足矣。即一個人死輕重，全看合乎「仁」。「義」二字的意思與否。「仁義」的對象，是人羣，離開人羣這對象，「仁義」就毫無意義了。人羣就是人民大眾，一個人的生活事業，甚至其死亡，能否對人民大眾構成仁義關係，完全視乎其是否合乎人民大眾的福利要求。易辭言之，

，即是否爲了爭取或創建人民大眾的生活權利。這也就是眞理正義的標準，由此可知合乎此者重，反乎此者輕。

輕重的法碼有了，我們可以做權衡了。就拿死這一事來論，其輕重評斷，完全看這人的死是不是爲了一件仁事和義舉，假如是爲了仁義的要求而奮不顧身的犧牲了自己，那就無疑的是取義成仁了。既是取義成仁，毫無疑問，其死是合乎仁義的沈重法碼了。

這就很清楚了，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如汪精衛陳公博等之死，是輕於鴻毛無疑。至於因抗戰而忠勇犧牲的將士和人民就都重於泰山了。因爲這些人都成了仁人志士，所以其死的重量是無比的。文天祥史可法的死，都比泰山還重，因爲他們的死，成了整天——天地正氣——的巨柱，蘇格拉底和耶穌的死，均皆重於泰山，因爲他們藉死爲人類在宇宙間建立了眞理正義的兩根擎天大柱。

抗戰勝利以來，不少爲和平民主努力的人士和男女青年捐軀犧牲

，成了仁義的法碼，實較泰山爲重。聞一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因爲他拿生命奠下了和平的基礎，成了民主大廈建立的重要廊柱之一。故聞君之死，眞可謂「重於泰山」

女人

何達

是男孩子的錯，爸爸的巴掌打在女孩子的頭上
娘說——

「有什麼哭頭
命和我生得一樣苦
又怪那個」

土

何達

活膚的時候它讓你
死了之後它抱你
那麼久那麼緊
直到你的肉變成了它的肉
你的骨變成了它的骨

聞一多先生的畫像

小華

記得在到石林（雲南路南縣屬的一個名勝）旅行的時候，聞一多先生教會了我畫像，同學們這個叫我畫一個像，那個叫我畫一個像，有幾個畫得很像。聞先生看了很高興，就說，「你也給我畫一個」。說了好幾次，我都沒肯。實在說，我是不敢。我生怕把他老人家的像畫差了。畫像要能傳神，單把相貌畫出來，那是沒什麼意思的；何況聞先生那付長相，也就不容易畫。我想，給人畫過像的，都有這經驗，給普通人畫像，只要稍微一修飾，就畫得比本人好看。本人看了高興，畫的人也高興。可是要給了一長相真好的人畫像，那就真難，你費盡心力，還沒有畫出本人的幾分之幾，真使人滿心的别扭。那時我想，讓我好好地學幾年畫，再給聞先生畫吧。

聞先生死了一年了，許多次要寫一點關於他的事情，每一次都怯生生地不敢動筆，主要的也是這種心理在作祟，生怕把聞先生寫差了。聞先生死了一年了，這一次在別人的催促，幾乎是強迫之下，真地怯生生地動起筆來了。

我想，聞先生的修養，事業，與為人，別人已談得很多，我就試着在聞先生的聲音笑貌上，加幾筆吧。

二

有一天，上午十二點左右，聞先生放下了正在刻着的圖章，用顫抖的雙手推開了孫毓棠先生留下的破藤椅，離開了那像裁縫店裡的用木板和長板凳架起來的大桌子，走到離桌子五步左右也是用木板架起的床鋪。脫了布鞋，腰靠背堆在床頭的疊起的棉襪上，頭靠牆，把眼睛閉一閉，輕輕地喘一口氣。（

聞先生刻一陣子圖章，就得這樣休息一會兒。有年輕的熟人來找時，聞先生也常這樣地和他們閑談着。

「爸爸，你瞧，先生就給我七十分！」小妹（聞翹，在聯大附小讀書）放學回來，把發下來的作文給聞先生看。

聞先生帶着笑容，把作文接過來看，一個字一個字地唸下去，笑着說，「要我是先生，至少給八十五分，你看，」指着先生用紅墨水劃掉的幾行給我看。

「我追雞，雞叫，緊進草裡，鷄天真，草也天真。……」
「鷄比人穿得好，鷄穿毛衣。」
又是一行。

「是啊，」我說，我覺得這幾句話真好，先生爲什麼要把它劃掉呢？這位先生大概沒有挨過凍，也不知道人的褲穿得比鷄都不如，而

在開家的七八歲的小孩子的天真的眼瞳裡，看到的比許多大人還深刻，透澈。

有一次，就是三十三年四月九日，我們十二個聯大的學生，四個女的，八個男的回到昆明大東門外二十里左右的司家營開先生住處，（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找開先生，在北樓房下的研究所的飯廳裡（我們把帶來的麪包炸醬，鹹菜，堆滿了圓桌面，開先生把自己的兩碗菜。一碗洋白菜，一碗炒扁豆也放在一起吃，開太太和趙媽忙着給我們燒開水。

在飯桌上，大家搶着看小妹的詩集。是用鉛筆在一個小學生用的綠格子的中國紙本上抄着的。大家搶來搶去，我只匆匆忙忙翻了幾頁，其中有兩句我始終忘不了！

『我要把地球鑽個洞，
看看那一面的世界。』

吃完飯，開先生拉着小妹的手帶着我們穿過田埂，到幾顆小樹圍着的一片草地上，陽光裡我們坐了一個大圈，開先生的聲音，順着風。開先生的長鬚，隨着開先生語調

中的顫音抖動着。開先生的聲調很低，但我們都聽得到。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原來一個大教授，也可以和我們談得那麼隨便，親切。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和先生接近的經驗。自然，後來，也並不是每一位先生都像開先生對我們那樣知己的。

開先生說的話很通俗，痛快，沉着，開門見山，又一針見血。沒有什麼聽不懂的，然而道理卻很深刻的。有些到現在看來，簡直是先知的預言。同時，開先生的眼裡流露着溫暖的陽光，聲音裡充滿柔和的慈愛，他的每一縷思想的顫動，都像電波一樣深入我們的心坎。

因為我們要走回昆明趕晚飯，三點多鐘，我們就得走，開先生牽着小妹送我們，幾次我們都請開先生回去，開先生說：『不，我跟你談談，今天我很高興。』在一個碼頭，開先生在結束着他的談話，我走進去，聽見他說：『所以啊，我們不能不管了，每一次我都跟受刑一樣，看見倒在馬路邊兒的那些餓死的「壯丁」，』開

先生歎着氣，搖着頭，說：『你們看那些細着的，拉着的，槍押着的，一個個瘦成什麼樣子，腿桿兒只有這麼細。』開先生用右手的食指和姆指連成一個圈圍。『走着走着就倒下一個。走着走着就倒下一個……』

『我簡直跟受刑一樣！』開先生重複着，又用嚴肅的低聲和我們講一些使他氣憤的事。快落山的太陽正照。他那明朗的臉。照着他和我們告別時的笑容。

這一天我們都很興奮，我們說，我們要舉起開一多當作我們的大旗。

以後，我們知道，許多青年人也和我們一樣，和開一多談過一次話，就覺得一身都是力量，都是正義感。

四

這一天，他向我們說了『溫柔敦厚，要不得。』

他說，一向舊社會的詩人把詩當作婦人奩己的玩意兒。

他說不一定自己把詩寫好，好不好沒關係，甚至寫不寫詩都沒關

係，要緊的是做一個『人』，真正的人，不做奴隸。

他說，今天的詩人不應該對現實冷淡旁觀，應該站在人民的前面，喊出人民所喊的，領導人民向前走。

他說，『我學了幾十年的世故，也沒學好，我就索性不學了，現在想，爲什麼要學呢？簡直不該學啊！』

（在這篇文章裡凡是用引號括起來的話，我自信都是聞先生原本的話，如果只記得大意，記不住他原本的字眼，我就不用引號。）

五

在這之前，我們曾聽過聞先生關於詩的演講，和他在課堂上講田間。

那是在昆明北門街中法大學的禮堂講，題目是：『詩與批評』，大意是詩是藝術的語言，又是不負責的宣傳，因為詩是藝術的語言，所以有迷人的魔力，但同時又是不負責的宣傳，詩人只寫出自己所要寫的，至於他的詩在社會上起了什麼樣的影響，他不過問。那麼社會

應該有正確的批評，來檢討詩。指導讀者。這篇演講，我看見過紀錄，也許會搜集在全集裡。但是看過的這篇紀錄，結尾漏掉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結尾聞先生說：『但是誰有資格批評，難道是那些大官小官麼？』

散會時，我們跟在聞先生後面，聽見他和主席說，結尾句話是批評檢查制度。那個時候，昆明還是沉鬱的。

六

這是一件很巧的事，聞先生在聯大新舍北區三號教室唐詩班上講田間，旁邊四號教室的中國近世史的邵循正沒有來，大家一散，一個寫詩的同學就站在三號教室的窗外聽聞先生講，事後寫了一篇『擂鼓的詩人與聽鼓的詩人』在聯大的文藝壁報上發表，不久，重慶的報紙副刊上也發表了一篇和這篇行文次序稍微顛倒但詞句一部相同的文章。後來呂劍先生到昆明，提起那時重慶文化界看見這篇文章，大家都非常興奮。談聞老頭子也捧起田間來了。後來，因捧田間受人攻擊的

胡風先生把田間新出的集子『給戰鬥者』寄給聞先生。

這就是我們常聽說聞先生說田間是擂鼓的詩，是鼓手一個典故的來源。那個時候，田間還好像是詩壇上的一個私生子而聞先生被大家認爲是新月派的宿將，國學界的大師，應該是一切看田間不順眼的人，更看田間不順眼的。這個意外，使大家有了大大的興奮的理由。

七

那天聞先生是這樣講到田間的。

站在講台的旁邊，穿著深藍色的舊了的長袍，很寬大，左手拿著毛邊紙的本子，上面是他親自用墨筆抄的一行行的詩，右手輕輕地拍著那本子說：『有一天，似弦先生（即朱自清）遞給我一本詩，說，好幾年沒有新詩，你看，新詩已經寫得這樣進步了。我一看，想，這是什麼？再看，噢，我說，這不是鼓的聲麼？』

聞先生回過頭來在黑板上寫了『田間』兩個字，說，『這不是田裡頭的意思，這是一個詩人的名

字，你們也許還沒聽見過吧。」

聞先生接續說，以前中國詩，三個字一句，四個字一句像詩經，韻律強的很，到後來，越發展，旋律越發達，掩沒了韻律，像七言詩，像詞，那種管絃之聲，一直就任天上跑，越來越細，聞先生放低了聲音說：『到下之琳，細得看不見影子了。』

『可是我們是人，是大地的兒子，我們要回到地上來。現在我們又聽見了。鼓的聲音是戰爭的聲音，現在我們是戰爭的時代，我們不需要琴師，我們的琴師太多了，現在我們需要鼓手。』

跟着聞先生運用了十幾個形容詞描寫鼓的聲調，我只記得幾個：『單調的』，『沉着的』，『強烈的』，『雄壯的』，『勇敢的』，『渾厚的』，『有力的』，……『男性的』，……

聞先生與高采烈地說，田間的詩是要大聲的唸的。他說而且最好在最現代化的劇院裡，裡面的光線最好由暗而亮，而發紅光，溫度由冷而熱，而使人發汗，有鼓聲由輕

而重，而震人耳膜，然後銀幕上有人由遠而近，最後只看見一個大人頭。然後這人頭開始唸了。鼓聲始終在伴奏着，有的時候鼓聲弱，停頓的時候鼓聲強，鑿鑿。鑿鑿，鑿鑿，鑿鑿，聞先生說：『這才顯出田間的力量。』

跟着，聞先生舉起了他的手抄本，一面一頁頁地翻着，一面大聲地像雄獅一樣抖動着鬚子大聲地吼起來了。

『呵槍！呵刀！呵祖國！呵人民！』

聞先生唸着田間的『多一些糧食』，和『人民之舞』

聞先生說現在我們需要粗壯的詩，需要富于韻律節奏強烈的詩。

聞先生說，現在我們要抗戰，勝利以後，我們要建設，我們要聽鼓的聲音，和馬羣的聲音。

記得，『播鼓的詩人和聽鼓的詩人』那篇文章的末尾會說『恐怕不久，我們這位聽鼓的詩人也會變成播鼓的詩人的吧！』

果然不久，聞先生在司令台上播起戰鼓來了。

八

三十三年五月三日的西南聯大在新舍南區十號舉行的歷史晚會，聞先生和張奚若先生，周炳琳先生，吳晗先生，向腐爛殘酷的統治者開了第一砲，像一聲聲春雷，喚醒了大地底層的潛在的活力，同學們一陣陣爆發發出緊密的掌聲。陰沉沉的苦悶着的，被壓抑着的聯大，像經過了皎麗的峽谷，瀑布一樣傾洩着民主運動的奔流。

那晚聞先生描寫着五四當年，他夜裡抑止不住悲憤的愛國的熱情，用紅紙，寫了岳飛的『滿江紅』，偷偷地貼在飯廳的柱子上。他說，『那時我們還沒有壁報，這就是我的壁報了。』

聞先生說，我們不怕幼稚，不怕過火，別人說，不要矯枉過正，我說非過正不足以矯枉，要矯枉，就一定先過正。他舉例說古人的弓不用時往往反拉過來，用的時候才得勁。

聞先生說，中國的這些舊東西（指儒家），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字地都『弄透了』，越弄，就越

覺得『忍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裡應外合』地把它打倒。

九

五三晚會是一個強烈的震動，因而使五四的文藝晚會被人破壞沒有開成。爲了答覆這個破壞，開先生和當時的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聯名召開了一個更大的晚會，這就是那轟動大後方的五月八日的聯大草坪的露天晚會。全昆明的許多青年集會起來了。外埠報紙用大號字：『十大教授，三千弟子』作標題的盛會的特寫，福建的東南日報還連載了三天。開先生是主席，這段故事若細說起來很有趣，然而太長。

十

三十三年七月七日，在雲南大學的至公堂，四大學合辦了一個時事晚會，那時聯大的自治會在『團』的手裡，遵守部令，不作對外活動，還是壁報協會出面的。在會的中途，雲大的胖得像熊一樣的校長，用脂肪糊住了的嗓音，沉沉悶悶地催眠一樣講了二十幾分鐘，翻來覆去地說，應該站在學術的崗位

，不要過問政治等等。聽衆啣了幾次，他才坐下。可是開先生立刻站起來說，剛才熊校長說的很對，這幾天，我們聯大，不也有人在說，學生們近來太浮動了，是，不錯，浮動了，開先生停了停，放低了聲音，說，『可是，爲什麼？』

開先生說，『剛才主席說，今天是學術性的晚會，難道今天不是談學術的時候麼？研究？難道我不喜歡研究？我若能好好地看幾天書，都是莫大的幸福。』開先生提高了聲音，『可是飯都吃不飽，研究什麼？』

開先生大聲地吼叫起來，『別人不叫我們鬧，我們就是要鬧，我們不怕幼稚，國家到了這步田地，我們不管，還有誰管？！：：：五四是我們學生鬧起來的，一二九也是我們學生鬧起來，現在我們還要鬧。』

十一

同年的八月初，在昆明北部北較場第五軍軍部，有一個奇異的晚會。第五軍軍長邱清泉主席，請了聯大雲大的十一位教授，座談。有

茶點，和豐富的晚餐。

在軍長，參謀長，師長，政治部主任連續地發言以後，開先生站起來，說：『以前我們看到各方面沒辦法，還以爲軍事上有辦法，剛才聽了各位長官的話，方才知道軍事上也毫無辦法。：：：開先生出人意料之外地說：『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

開先生坐下來了，例外地沒有一個掌聲，全會場像啞了一樣。

十二

『聞一多瘋了』，許多人這樣說。

我也奇怪，爲什麼開先生要在老虎窩裡喊革命。

然而，那是一個騷動的時代。三十年的十二月，昆明民主週刊發表了一首詩，叫『霧』，就是那個時候的寫照。那詩裡有幾段：

『是牆，
我們推倒它
是鐵欄，
我們鋸斷它
是高山，
我們炸燬它

然而是一窩
到處是窩

像一面慘白的網
重重地

圍困着我們

埋伏着敵人
隱藏着危險

孕育着災害

那時，每一個人都在猜疑，恐懼中過日子，不知道誰是敵人，因之也不敢認誰作朋友。有些熱心一點的朋友，反而被人懷疑是奸細。那時沒有人敢出頭露面。寫文章，『人民』『民衆』『大眾』這些字眼是犯忌諱的。關先生不但喊叫，而且寫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叫『可怕的冷靜』。

那時，關先生是沒有政治經驗的，他所喊的也不過是一般人壓在心頭不敢傾吐的話，關先生不過機械地把自己的生命當作大家的火山口，讓積壓着的怒火爆發出來，是不是會因此燒燬了自己，關先生是

不計較的。就在那時候，關先生說『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關先生伸着脖子說：『我早預備好了，要砍你就來！』又說，『我有名有姓。』恐嚇信，暗殺的傳言，解聘的消息，都沒有動搖他的信心。因為這時，到處都在談着聞一多，像談着自己的家事那樣談着聞一多，各式各樣的人來找他，學校，機關，連銀行界都請他演講。他看見他已經打破了『可怕的冷靜』，他看見他漸漸地喊出來了一個有聲的中國。他覺得如果他犧牲自己便中國得救，這是他的『最大的收穫』。

那時，關先生還不肯加入政治團體，說，『一加入黨派，我就不能隨便說話了。』

十三

三十三年雙十節，局面稍稍不同，敵人從河南發動，一洩千里，離昆明越來越近了。關先生在昆明華女中的操場上舉行的昆明各界紀念大會上講『保衛大西南』。他說，抗戰初期，我們逃難，還有人贊，多少是有計劃的，可是現在，如

果敵人到了昆明，我們只有鳥獸散，不被敵人殺死，在路上凍死，餓死，病死，被人踩死，亂兵搶死；：：現在政府不管我們了，我們就得自己管自己，組織起來，保衛大西南！

他的話總是那樣簡單，但同時却是驚人地真實。

那天他是主席團之一，會場被幾十個把頭剃得光光的（那是一個符號）特殊分子放爆竹搗亂，羣衆抓住了一個放爆竹的人，會忽衆忽散，斷斷續續地開着。關先生和李公樸一同領封地和特務軍警打交道。

會堅持到底地開完了，三千的羣衆通過了一個國是宣言，是關先生潤色騰錄的。喊出了『結束黨治，實現民主。』在那時，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十四

三十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昆明學生第一次大遊行。三十四年的五月四日的大遊行，三十五年二月的慶祝政協會議成功並援助重慶較場口血案的大遊行，關先生都是

走在隊伍的前面。

我希望有人能够詳細地記下來，這些事件，記下來開先生每次在紀念會，文藝晚會，時事晚會，詩助誦大會，座談會等等的演講，一字不差地記下開先生的字句，口吻，以及那一句提高，那一句放低，什麼地方聽衆笑了，什麼地方聽衆鼓掌，什麼地方聽衆發狂地鼓掌，什麼地方聽衆與高采烈地喊叫着，什麼時候聽衆和開先生一問一答，什麼時候，開先生暴怒地叫那些搗亂的特殊分子『站出來！』『限你兩分鐘，站出來！』

開先生的每一篇演講都是一首萬世輝煌的詩篇，都是中華民族的至寶。

十五

開先生不是政治家，沒有政治經驗，而且也不喜歡政治，至少是不慣于政治活動的。然而他的言論行動，都發揮了最高的政治效果。我沒有見過什麼偉大的政治家，我不知道他們能否有像開先生那樣大的魄力，那樣善于把握羣衆，影響羣衆，那樣聲勢浩大地向反對者挑

戰，而又全勝地壓倒了對方。

說他是『煽動』也吧，然而問題是：他爲什麼『煽動』，他的『煽動』如何成功的。不是也有人作不倦的而又徒勞無益的煽動麼？

他，一個望族的子弟，一個博學的學者，一個有卓絕的貢獻，和國際的聲譽的人，肯在危險萬狀的壓力之下，把生命獻給飢寒困頓的人民，全心全意地，竭忠盡智地爲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匹夫匹婦怎能不愛他像一塊心頭肉。

老年人都願拜他作老師，因爲他比任何人都聰明。青年人都願認他作朋友，因爲他比任何人都熱情。壯年人都願推他作領袖，因爲他比任何人都勇敢。在有他名字的地方，人們都集中起來了，只要一看他走上講台，人們都精神煥發地像看見了朝陽。

他的話是那樣痛快淋漓而又切中要害，是那樣深思熟慮而又脫口而出的。他的話，直入人們的心坎，好像他與羣衆之間，助骨是不存在的。

十六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有一陣子他常向我們重複這句話，爲了他神聖的事業，他不斷地同時也千辛萬苦地克服自己，改造自己。

他常說：『我錯了』。

他加入了民主同盟，雖然他原來不願加入任何黨派的。因爲他說：『我錯了，民主運動不是單槍匹馬可以幹成功的。』

他去結交那些他最看不起的人，儘管他原來一百個不甘心，因爲他說：『我錯了，一切可能成爲朋友的人，要竭力地去爭取的。』

他說話漸漸地謹慎起來了，原來他是藏不住什麼話的，因爲他說：『我錯了，過高的口號，對民主運動是不利的。』

十七

一方面他領導着成千成萬的人，一方面他說是『青年們領導着我。』這句話也是真確的，他傾聽着青年們向他提出的意見，接受着青年們對他的批評，他有一種天真的率直的態度，使青年們敢于也樂于在他面前暢所欲言。他貧安地讀着青年們介紹給他的新書。看了書，有

時他說：「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他很高興。有時他說，『我錯了，以前我沒想到這一點』，他也很高興。」

他見着青年，總是喜笑顏開的。其實他的活力比青年們強的多，可是他說，我和青年們在一起乃是爲了「取暖」。他關心青年人的的一切，解答問題介紹職業，修改作品，還有他關心青年人們的戀愛。有一次他勸我：「我個女孩子結婚。」說：「這是科學。」叫我看看潘光旦先生翻譯的馮理斯的「性心理學」，後來小鳳，一個和我常來往的女孩子，告訴我，在女青年會開會時，聞先生坐在她的旁邊用手捲住她的耳朵，輕輕地說：「小萍是好孩子。」害得她被女青年會的熟人追問聞先生告訴她什麼秘密。不久，聞先生又向我說，小鳳太活動了，對我恐怕不合適。有時和我談陳夢家的婚事是他幫了忙的，有時又向我打聽一個女同學的未婚夫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相信青年人，他說青年人都可愛的。他說，入了團的青年人

，仍然是好的，是可以轉變的。我不知道，他對青年人是太過份地樂觀了。但我知道，有許多團員是常去找他的。有一次在路上我聽見一個女團員對她朋友說：「以後有什麼事，就找聞一多沒錯，讓我一說我都明白了。」

十八

他除了留西式的尚後梳的長髮以外，從頭到腳，從裡到外，都是中式的衣服，連皮鞋都很少穿。誰會曉得他在美國留過學的。

他在美國是學畫的。他說，那時他喜歡搞戲劇。紐約有一個給國際學生住的大廈落成時，各國學生都有表演，而中國學生得了第一。他說這是他的成績。他說，他用英文編寫了一本關於楊貴妃的劇本，他也演一個角色，他爲了佈景，幾乎有半年花在看戲，和參觀專門製佈景的公司。他最得意有一幕，要表現楊貴妃在雲中出現，用許多重輕紗把楊貴妃圍住，然後一重重揭上去，楊貴妃就由隱而現，後來，又一重重放下來，就由現而隱。「再配上燈光，那真是美極了」，

他說。

他說，曹禺來昆明演「原野」時，佈景和服裝也是他設計的。最後，仇虎在森林中的那一幕，他用許多黑色的長條的木板在台的後半一排排大小錯綜地排列起來，叫人握了小紅燈籠，穿來穿去，在台下看起來就顯得這片森林多麼幽黑深遠。

十九

聞先生與緻淋漓，混身是藝術的，同時有一付極端謹嚴認真的科學的頭腦。

有的人沒有和聞先生接近過，看了他的墨蹟，認爲不能代表他的入格，他的字每一筆都是端端正正一絲不苟的，一行一行，像鉛字印的一樣整齊。在他手抄本上是如此，在他給朋友的信上也如此，即使是一個隨便的字條上，也還是如此，這一點正恰巧代表他的入格：無論對人做事，認真嚴肅，一絲不苟。

就說後來他爲貧窮所迫，刻字賣錢，他對每一筆如何配搭，如何安排，也是煞費苦心。他說，刻起

來，還不太費力，就是寫起來非常麻煩。他說，有時半夜醒來，忽然想起了如何安排，禁不住馬上起身去刻。

「刻——刻——」這字音正是聞先生用顫抖的手用力在象牙掌上刻劃的聲音，不知多少人保存在着聞先生在邊款上署了名的圖章，這一顆顆，都變成傳家之寶了。

二十

聞先生幹什麼都是全心全意地幹。

鑽起故書來，也是一個勁地鑽，因而對國學的貢獻，照郭沫若先生的話是：「前無古人」。

有一次學術演講，羅常培先生介紹聞先生，提到聞先生在蒙自作研究工作時，幾乎樓梯都不下，於是羅先生就把這座樓房起名叫「何妨一下樓」，把聞先生叫「何妨一下樓主人」。

到晚年，尤其是日本投降以後，聞先生一心一意地爲爭取和平而努力，那個時候，幾乎對什麼都失掉了興趣，常說：「你想，假使內戰停止了，那該多好！」

假使內戰停止了，那該多好！
「那該多好！」聞先生終于爲這神聖的事業而獻身了。

二十一

如果不了解聞先生的死，是不能算了解聞先生的。

記得是誰的兩句詩說：

「我是意志的賭徒
我以生命爲賭注」。

聞先生絕不是什麼意志的賭徒，然而却以生命作了賭注。

雖然每分鐘都面向死的關頭，然而聞先生都處之泰然。看聞先生留下的照片，看報的，刻圖章的，半身的，和孩子們在一起的，都一致地帶着顯著的豪爽的笑意。聞先生的心裡是透亮的，聞先生曉得個人的痛苦，危險比起千萬人的飢餓與災難，算得了什麼，個人的成就與前途，比起千萬人的溫飽與幸福，又算得了什麼。同時聞先生也知道，倘若他活在千萬人的心裡，他的心頭和千萬人的感情融成一片，他的語言，變成千萬人的行動，他的志願，變成千萬人的方向，那他的生和他的死又有什麼區別，又有

什麼界限。

但更重要的，他一開頭，就毫不猶豫地拿死和惡勢力挑戰，因爲他知道，無論他生或者他死，對惡勢力都是不利的。

他想，他活着他就再接再厲地和惡勢力作戰，如果他死掉，那好，像他這樣一個純正的讀書人都要殺害，就暴露了惡勢力的殘酷卑鄙，就使千萬人對惡勢力斷絕幻想，就使千萬人心頭的火藥鑿得更堅實。他的死是對全國人民最大最永久的號召。

終于，他沒有算錯，他勝利了。

二十二

還有許多許多的事，都來不及說了，最後只附帶的提到一點，就是聞先生到底是變了呢，還是沒有變。

關於這一點，我想摘錄幾段聞先生早年在新月派時代寫的「心跳」來回答。從這些詩行也可以證明聞先生並不是新月派。讓我們多讀幾遍來揣摩一下聞先生永生的熱情吧。

「……………」
 這神秘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裡顫動着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咒詛。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這四牆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囂，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讓這口裏塞滿了沙泥，
 如其它只會唱著個人的依感！
 最好是讓這頭顱給田鼠掘洞，
 讓那一團血肉也去餵着尸虫，
 如果只是為了一杯酒，一本詩，
 靜夜鐘擺搖來的一片閒適，
 就聽不見了你們四鄰的呻吟，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
 戰場裡的蕪草，瘋人酸着病榻，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墜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耳，又是一陣砲聲，死神在咆哮。
 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一九四七，七，七，黎明。

如此民主

恍然

上月末，美國國會通過了塔福特與哈特萊的「新勞工法案」，這個法案的內容是如此民主：

①，禁止同業工人聯合談判，集體談判的聯合單位限於五十哩直徑以內，代表全國性同業工人的談判為法律所不許。

②，禁止工會與廠方訂立僅許僱用工會人工人的契約。

③，除非僱主同意與工會談判，不准成立合同要求所有同廠工人加入一個工會。為工會安全而舉行的罷工一概禁止。

④，允許司法部作制止罷工之干預，只要檢查官

認為「罷工中或實在」的罷工業已威脅公共衛生，福利或安全。

⑤，強迫執行六十天的「冷瘡期（Cooling off）」，除非大多數有關工人一致投票贊成罷工，並拒絕資方「最後建議」。不准罷工。

⑥，同情罷工，同會工人的聲援罷工或任何其他靜做罷工均可不許。

⑦，會員破壞合同，聯邦法院當時工會提起控訴⑧，禁止交付工會以保健與福利基金的款項。

⑨，聚眾糾察與「非法的聯合」均為法律所不許，工人如有種種罷工行動，工會將受訓戒。

⑩，以前華格涅法案所允要的自由集體談判已被新法案所取消。

⑪，禁止工會內容有「被認為」贊助共產黨思想或政策的人。

張奚若教授看時局

趙有材

(編者按) 多少人渴望着能聽到張先生的演說，但張先生因為身體不好，心臟病隨時有惡化的可能，爲了遵守醫生再三的囑咐，所以離昆北上後，始終沒有破例作公開講演。同時他說他不是哲學家，不能很冷靜的聽一個旁觀者來分析事情，一說話就容易生氣，這樣聽的人或者痛快，但是對自己的身體却不大好，他說他還想「留此殘身」看一看新的歐羅巴的場面，而且，「現在說話很易犯鼓動的嫌疑。」雖然張先生不作公開講演，但對於訪問者，却總是儘量的說出他對目前時局的見解，下面是最近趙有材先生的一篇訪問記。

對於孫科發表的談話，張先生感覺到非常生氣，認爲這是一件最丟臉的事。現在天天抓瀋東北戰，北塔山，旅大三件事來渲染，無非是要告訴美國說，內戰你儘可以不管，可是現在內戰已經國際化了，中共完全是蘇聯在指使，你還管不管嗎？你還忍心不管嗎？這簡直是眼淚汪汪的跪在地上哭訴求救的樣子。而且最下流的地方乃是在說，你若再不管，我就要投到別人懷裡去了。跪在地上求救，已經太失身份，用改投別人的話去恐嚇，簡直是流氓腔調。總而言之，太丟臉了，太丟臉了！其實，也不想想，別人要不要你。近來報上天天說東北有十萬韓共參戰，就係東北事全在乎這十萬人，可是，

最近重慶光答覆記者關於韓共俘虜的問題，却又閃爍其詞，既不說明俘虜的確數，又不說明被俘的地點與日期。照理，打了一個多月的大仗，俘虜一定不在少數，這樣與政府有利的事，爲何不願說出確數，這是什麼道理？再說北塔山事件，今天報上剛登了這件事，明天就說北塔山出鉬，這豈不是明明向美國說那裡有鉬礦，外蒙拿去，蘇聯就要有原子彈了。可惜一點常識也沒有，世界上一個著名的鉬礦就在蘇聯，他要你這北塔山幹什麼。而且究竟誰告訴你北塔山有鉬礦？其實這些把戲美國看得很清楚，所以馬歇爾輕描淡寫地說：這不過是通常邊境事件，不必過於重視。

緊急求救的呼聲發出後，已經十來天，美國不是沒有孫科輩所希冀的反響，而且最慘的馬歇爾宣佈五億元借款不再延期，假如再過兩星期，美國還沒有有利的反應，那怎麼辦呢？難到「重新考慮外交態度」，真的投到別人懷裡去嗎？

美國有錢，固然不在乎，但是對效率却很注意，出了錢，一點效果也沒有，只是使一批人發財，這一點他卻不能不考慮。美國對於這個政府的無能是看得很清楚的，最近大公報揚剛一篇通訊上說美國已把中國劃在戰略圈外了，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如果因此就以爲

美國絲毫不幫助了，那也不會的，因為美國總不希望一個與他的社會制度完全相反的國家出現的，所以他多多少少總還是要幫的，不過這是絕不會有決定作用的，頂多不過拖長一些苟延殘喘的時間而已。

談到這裡筆者就說最近政府舉棋不定，有人說還有和的可能，也有人說要下討伐令，到底會怎樣。

「最近和該是不可能的，至於下討伐令我也是不會的。」張先生說：「因為現在要談和平，我想中共的條件決不會還跟去年一樣了，什麼軍事恢復一月十三日的位置，取消「偽憲」囉，這些，根據張君勱前此的談話。現在政府也許會接受了，可是你打勝仗的時候為什麼不接受，現在，你接受，人家却不見得會接受了。而且現在的當局，只有獨裁的成見，沒有民主的雅量，只有武力統一的愚想，沒有杯酒言歡的襟度，一切和談，都是爲打，和這種人談和平，真是與虎謀皮。去年政協時有人問我，我就說不會有結果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對付這種人，只有乾脆的「yes or no」不必多囉嗦。至於下討伐令，那只是張繼那些形式主義者天真的想法，以爲下了討伐令可以激勵士氣，對的，也許可以激勵士氣，但是一兩天，頂多一兩星期，以後又沒用了，仗已打了這麼久了，又何必多這麼一個形式，而且，這麼一來，不更是自走絕路嗎，不下討伐令，將來萬一真心想和，還有一條路，我想，他們也不會那麼笨，雖然他們的笨已够驚人的了。」話題漸漸轉到了最近軍事的發展上。

「最近局勢轉變得這麼快，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就讓我自己在前一兩月前也沒想到，中共雜誌羣象上新華社記者把戰局分爲幾個階段。他們說，從去年七月到十二月，中共居於劣勢的地位的，從今年一月到三月是逐漸相平的時期，四月開始了局部反攻，從五月起是全面反攻的開始。他們對八九月以後沒有談什麼，有人說，也許他們認爲那時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照目前發展的速度來看，這種樂觀估計，是有相當根據的。」

這裡就談到假設政權轉變後的中美的關係了。「我常跟美國人說」張先生說，「美國並不必太怕中共。固然，他們和蘇聯在信仰上相同，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外交問題往往是最現實的，無論什麼政權，要把中國建設起來，總非錢不行。蘇聯經過這次大戰，過去幾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全被摧毀了，自己急待復興，當然沒有力量幫助別人。世界上也只有美國有這種能力來幫助中國建設復興，所以在利害上美國和中共並沒有不可消解的矛盾，當然也沒有衝突決裂的必要。」

一陣大風把窗外的簾子吹了下來，似乎有雨打進了房裡，張先生起來關窗子，筆者看看錶已經十點半，當張先生再坐下的時候，筆者提出了最後的一個問題，也是與青年學生最有切身關係的問題問張先生——全國學聯成立的意義和今後學生運動的發展和方式。

「北平以後必然成爲死城的，那時學生運動也就無所謂運動了。他們神經一定非常緊張，你眼睛一斜，嘴一歪，他就以爲是共產黨，壓力一定非常大的。如果再像現在這樣鬧，一定花不來了。我不是說鬧了沒有結果

，但是一定得不償失，所以這是應當冷靜考慮的。」

「那麼，那時南北學生運動的方式是不是不同呢？」

筆者問。

「當然了，京滬那些離開前線遠一點的地方，鬧一下還可以，學生運動的方式應該根據各地情況決定了，不能夠老是打硬仗，也應打打游擊戰，能發能收，就如這次六二，不遊行是很對的，這除了可以保存實力外，大家因為不游行心也一定積下了。一股悶氣，這股悶氣就是力量。」張先生再三說你們應當注意到客觀的情況，「大學生不應當等到遭受了一次大的犧牲，才接受教訓。那樣辦，要腦筋做甚麼，何貴乎為大學生？」

九三學社對時局的幾點意見（來件）

一，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全國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今日夜所企求之和平非但無望，而總動員令又復頒發。中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在對外長期戰爭中，消耗已盡，若再因內戰而全面動員，直等於以國命作孤注之一擲。同人等為保持國脈民命起見，對政府此舉認為遺憾。

二，中國為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人民與黨派，對於國事，自有其自由發表意見之權利，無論其與政府黨派所施行之政策，違背與否，不得干涉。同人等因此，對國府副主席孫科七月七日在上海對記者談話中，有云：「動員令頒佈，反對內戰等於反對國策，亦即反對政府，當然要取締，不容其存在」之語，認為有違反民主國家之立國精神，侵犯人民權利，深屬不當。

三，在對外抗戰期中，美國給予我們的援助，中國人民至深感激。勝利後雖有助長與鼓勵中國內戰之種種行為，然人民仍望其能有所改正。今復變本加厲，公然出舊軍火彈藥一萬三千餘萬發之多，此無異直接屠殺中國人民，為民族生存起見，對於美國政府此舉，提出抗議。

九三學社三十六年七月八日

「全國學聯現在成立，當然很好，既然各地都有學生運動，當然應當有個統一的機軸。不過，應該注意到領導的問題，一個決議應當顧慮到各地的情況不同，如要在上海決議一個什麼而在北方是行不通的。總之，全國學聯現在成立，當然是千應該，萬應該的，這使學生運動提高了一層，更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是一個大進步。」

十一點了，在風雨雷電交加的時候，筆者離開了這位六十來歲的老同盟會的人物，帶着張先生結尾時，「我對局勢的發展樂觀得很！」的話，筆者興奮的走進了風雨之中。

戰爭決定於社會條件

寧剛

一 從社會分化看中國

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急速地分化，一邊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政治，經濟，財政，軍事，文化機構，利用這些特權百般向人民剝削。另一邊是貧的羣衆，包括廣大的工農和正在沒落的中小階層，這社會急速地分化是大規模內戰爆發的基本原因，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說得對：「就是今日國內的分裂和戰爭，從經濟的觀點看，也可以說與既得階級無限貪婪有密切的關係」（觀察第二卷第十七期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

社會的分化在某種程度之內，可以引起不斷的衝突，但是分化到了極點，大分野的局面就到來。抗日戰爭，使大分化到了極限。戰爭固然使下層人民日趨赤貧，但是既得集團的剝削與迫害遠超過戰爭的災害。戰爭的負擔沒有比例地分攤到每一個階層身上，既得集團反利用權勢累積大量財富，假如人民是無知，愚昧，既得集團還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吮吸民脂民膏，假如人民負擔沒有達到最低點，既得集團還可以盡清腐，又假如既得集團有些微改革的蹟象，還還可以和緩分裂。但是，戰爭之後，人民已經失去負擔能力，政治更走上赤裸的反抗。

動，當人民向它要求改革，和停止那超經濟的剝削的時候，戰爭就在討伐的名義下進行了，它把人民迫切的要求加上危害國家，圖謀暴亂的罪名！

一個半封建半法西斯的集團，不會像資本主義獨佔集團一樣，在經濟上，通過企業組織謀取利益，在政治上，通過議會制度，支持自己的政黨作和平競爭。野蠻的軍事統治和政治的苦送打是它的政治特色，它只會通過一種落後而又殘暴的搶掠方式從事經濟擴張。十幾年來，民族工業被它吸收去了，中間階層被它排下水了，一切負擔重重地加在工農身上。民主遭到慘殺，自由也染了腥血。目前的內戰爲這個集團向全國人民開火，雖然，打內仗，在名義上是打共產黨，因爲共產黨支持人民作改變生活的要求。

內戰之初，這個集團有三個優越條件讓它有把握打敗人民：一件是勝利的實惠，從日本人那裡得到大量的軍火和物資；一件是美國的援助；一件是收復區的民心。但是貪污，低能使這些條件或濫廢或消失，戰爭剛打完了年，希望就渺茫起來，在這半年之內，一切破綻都露出來了。在人民開始反攻的時候，它更顯得張惶失措，不知所措。

軍事是決戰的因素，但社會基礎是決戰的基本條件

。這個集團已經失去社會條件了。在前方軍民不能合作，沒有人願意心誠意服地爲戰爭服務，軍人的橫暴，剝收老爺的淫威使老百姓痛恨透頂。在後方征兵，征糧，逮捕，屠殺更增加人民的仇恨。經濟上，崩潰的風暴使它一蹶不振。與其說內戰打出了經濟崩潰，毋寧說，既得集團的貪婪殘忍使經濟崩潰。這半封建半法西斯的體制的運行必然產生不能解決的矛盾，動一步必然引起一個困難，除了搶掠一途，它從不能從自力生產中取得生存的力量，要這些貪婪的傢伙從他的口袋裡掏出一支錢去支持戰爭那也是萬萬做不到的，現在重重的困難把它絆住了。

有人說經濟崩潰將會拖死這個集團。錯了，這個集團只會因經濟崩潰而癱瘓，但它將敗於人民的戰鬥實力。人民力量所以如此強大，並不依賴於信服一種宣傳。中國人民歡迎一種正在實行的制度，這個制度是道地的中國口味。現行的土地政策，是使一萬萬農民歡欣擁護這個制度的原因，也就在這個基礎上，人民才能把廣大的人力物力供獻出來。現在的道理不是取得民心方能統治天下，而是爲人民服務才能生在人民之間。中國若干政黨似乎已經領悟這個道理了。

人民力量在經濟上或許患着貧血症，但是那些區域不致有危機發生，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大家有飯吃，生產運動可以有節餘，這種樸素的農業生產，加上良好的政治領導，才是一種最堅韌的怕打更不怕拖的戰鬥力量。

人民事業的勝利不僅依賴於上述的條件。追求歷史

指示的熱忱是戰鬥的最大動力，透過戰場的煙硝，你一定會看那一萬萬男女忠心深忱地開創一件偉大的工作，你更一定會爲那一萬萬人堅強的面壁而感動得流淚，中國在劇變，人們要用手重新改造他們的國家。

二 外援與討伐

我們已經說過，既得集團已經失去作戰的社會條件，這個體制運行的困難惟賴外力援助和軍事鉅壓以求解救。最近一個月之內，這個集團同時用了兩種手段，在東北，四平告急，在新疆北塔山鬧亂子；在後方，民變四起，風潮鼎沸，對前者，指之爲國際事件，說蘇聯搗鬼，因之，向美國大聲求救，對後者，指爲共產黨探統。爲壯士氣，肅紀綱，因此頒佈了動員剿共令。

共產黨大概是一個最現實的政黨，不因必拿一個四平街而給人造個大口實，因此，在孫科高叫救火的時候，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就迅速撤退了。蘇聯一向看不起中國，在南京喧嚷「新運事件」的時候，蘇聯大使却登機返國。這場宣戰沒有挑起美蘇衝突，只要到了一億五千發子彈和零星支助，但是這一喊却把「缺乏軍火」，不能自力更生的破綻了出來，而要求「援助和鼓勵」也把勾結外力的罪狀向全中國人民公佈出來了，美國一向幸運，但今天倒霉，遇到這樣一個口風不緊的婦人。

我們不低估美國對這個集團援助的可能。我們也不高估援助會發生任何決定性的作用，一年多來，美國直接間接支持中國內戰所費在三十億以上。這樣大的數目

沒有把這個集團扶植起來，大量物資被濫廢或落到貪污手裡去了。美國要繼續援助中國，起碼得考慮中國的效率，事實上，美國人已經「深感援助的遠景實屬渺茫」。最近有人把美國派兵佔領中國考慮為中國革命的障礙之一，中國人民似有足夠的勇氣迎接這種進攻。美國進攻中國必在防蘇的口實下進行，但是若干聰明的美國人已經看到中國是一塊不宜選擇的沼澤防線，一個名記者說：在美國選擇中國作戰場的時候，南京將是美國的一大累贅，它的軍隊只會起很小的作用，或許一文不值。而中共軍隊則大肆活躍，成為美軍可怕的死敵，因為他有經驗，有訓練，有士氣。而全中國人民也決不支持美國（觀察二卷十八期：細看中國）。

目前美蘇沒有破險的可能，但是中國人民決不利用「國際條件」，以圖取巧，中國人都會知道，腳踏實地的走，比蹉跎絲要穩妥得多，只有不成器的人才玩弄權術，運用脫褲子的政策去求人垂青。

動員則共令的真義是一切服從於軍事，所謂勵行經濟建設，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等等都是廢話，動員人力物力，改善糧政役政，是要把戰爭的負擔名正言順加到工人農和中小商人身上，人民負擔已經到了頂點，最近半年內的民變和學潮還不夠給人教訓，這個動員令一定召致一個結果：名正言順地動員後方人民一齊起來反對它。

內戰打了一年多，名義上是打共產黨，一個則共令除了給萎靡不振的士兵打氣之外，對共產黨並無任何不利，但有一着却是運用得到了：在剿共和一切服從於軍事的前提下，對民主自由的打殺更可任所欲爲了。

中國遭到這樣一個意外的迫害，一種超政治的原則支配了國家。不，一個獨裁者失敗之前的發瘋的情緒支配了國家，糟蹋了人民，也遭了他集團裡的好人。

三 風暴翻天來

有人看中國的局面是間或緊張，間或平靜，不會有大舉動，一個字，拖。拖到何時止，沒有確實的答案，美國人以為拖到兩敗俱傷而後止，一部份國內學者的看法是拖到經濟的細胞完全潰爛而後止。

中國不會有拖的局面，我們認為中國大變動的時候已經近於成熟，只等待一點星火而已，即便撤內戰的政治內容不談，長期的戰爭和經濟崩潰也一定召來大風暴。這種例子在中外歷史上並不是新鮮的事，兩敗俱傷的看法，缺少注意人民在爭生存的鬥爭上還潛伏着龐大的實力。另一方面，只知國民黨腐敗，而不知因為腐敗以致使他一點點可用的力量也完全潰爛或中了毒。從經濟癱瘓看中國前途，忘記把人的因素計算在內，固然中國的農民與小農制度在忍耐一點上俱有同樣的堅韌性。但是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往往在經濟細胞沒有完全潰爛之前就爆發。今天的農民戰爭是否會在這塊土地上單獨進行，任何人大概都不敢作錯誤的答覆。到目前為止，零星的農民暴動已經在西南開始，這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最近三個月內，是一個難熬的歲月，一點星火可以使後方鬧得人仰馬翻，我們首先看到了一件事——災。北方鬧旱災，蝗災，雹冰，且看下面的報導：「豫北水澆之後鬧蝗災，若干地方蝗虫積聚每平方尺約三百

頭！」河北「保定與滿城之間公路上沙土泛起，如香灶灰，汽車戰馬馳過，如戰地被焚，赤地上只有蒲公英蒙塵荷活，麥苗已枯，秋未種」。山東各地冰雹傷農，大如盤石，小如鷄卵。河北省乾旱之後落了幾陣大雨，但是來不及了。大雨裡掉下冰雹，枯苗也被打死。東北烟火遍地，那個局面更不用說。南方是水災；廣東「東北各江連雨成災，潦水暴漲，不少禾田村落已成澤國，各地農作物因水患大減，災區約十五縣」。廣西「桂林水災嚴重。被災者達五十一縣之多，桂西南洪水氾濫，桂北飢民敲道慘不忍睹」，（均引自大公報）

南京政府已經看到大災荒，因而有易湘贛食米，以濟南北之說，南北都鬧災荒，軍糧籌措僅靠長江一地而巳，長江區人民是否能背得起兩份負擔，那是疑問，政府救濟能力有限，幾千萬人張着大嘴幾個月，任何富足的政府也會束手無策，中國政府素來沒有解救災荒的好辦法，每年在災荒裡瀕斃的人命以十萬計。

一件奇巧的事是災區恰恰落在兩個特殊的地方，一是北方的真空地帶，一是素來有問題的南方遊擊區，飢民大概不會坐以待斃，大家會投奔那個有希望的地方，找尋生存之道。

經濟惡劣的局面日盛一日，動員令下了之後，物價以上海一地做中心扶搖直上，風潮才過，這一下又會有什麼結果！一切為軍事不能阻止大家要飯吃。明天的「反飢餓運動」大概不是遊行，罷工，搶米了。另一個大問題是東北生產機械的損毀，這次東北之戰毀去或拆去的機械約十分之六七，華北工礦也因戰線縮小而大部停

頓。
大反攻不因紙老虎大喊救火而停下來，中國人民會機警地，現實地運自己的力量，夏天的風暴已經翻滾來了。

詩 一首 郭沫若

竊鈎者誅竊國侯，轉世祖龍竊自由。
從前不解莊夫子，妙語而今點我頭。
（閨事多始解書味，莊周當年有竊仁義……之言，今日又有竊民主自由者。）

偶語詩書曾棄市，世間仍自有詩書。
周厲當年流彘後，衛巫勸棄復何如。
三十六年七月偶成

孫科的法螺

慶華

孫科先生高陞國府副主席後，第一砲野心着實不小，但效果並不佳妙。原來這一砲的效果，不在乎面孔怎樣兇煞，不在乎語調多麼凄厲，而在于花旗大叔的反響。炮口是對準莫斯科的，效果却要着華盛頓的臉色。原來期望華府大聲喝采，「此種援助不僅軍事給養及借款，並應包括有力之政治支持。」卻不料竟是冷淡異常，連五億貸款也任其期滿失效，這真是太太豈有此理，不能不使察言觀色的態度，也不得不有點憤慨了。然而畢竟不是效果毫無，總算突到了一億三千萬發子彈。對於他的談話，莫斯科理都不理，而美國卻來了軍火，一億三千萬數目不算大，但中國老百姓平均每人卻可以分到三分之一顆。

這一炮是毫不足怪的，也決不是孫科一人的主意，事實逼到盡頭，只剩下這一條冒險的道路，天下英雄也就所見略同了。甚麼事實呢？請看，這幾月來戰場上連打敗仗，東北竟被佔去了『百分之八十五』，雖有美式配備，卻『缺乏軍火』，關內則連馮大將軍，顧此失彼，關內關外，一片下坡路，眼看只有招架之功了。看經濟，赤地千里，災民萬萬，物價一月幾倍，三月間頒布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打成粉碎，工商業只見閉閉，自中華民國以來老百姓沒有這樣窮苦過，眼看棒子麵也吃不

了。看社會，學潮如火米潮工潮遍天下。「六二」反戰，消息一布，如水銀瀉地，野火燎原，一夫高呼，萬衆響應。看政治，則軍心不振，人心動搖，中下級垂頭喪氣，有錢的準備出洋。中國人民的苦難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巨大迫切，統治者的危機也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緊急。軍事，政治，經濟，既然都走到了絕路，那就只有向國際方面去冒險了。綜括孫科談話的精髓，就是以中國為釣餌為犧牲，求美國來作中國內戰的大掌櫃，把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都作為自己的內戰本錢，更進而挑動起美蘇戰爭及世界戰爭。雖不滿七尺之軀。「雄心」有如此之大。

北塔山事件，指責蘇聯阻撓接收旅大，韓共參戰的「新聞」，以及孫科談話，都是這一指導方針下的「精彩演出」。目的只是一個：蘇聯幫助中共了呀，美國不能袖手旁觀呀，我們是為美國打仗呀，美國得拿本錢來，得和蘇聯幹呀。美蘇戰爭一直是反動派心中的王牌，以前是期待，現在火燒到眉毛，等不及了，不得不自己動手加緊製造。這一些如果不修，說不定還會表演一下「武裝接收旅大」來一次苦肉計。從前指責他們靠美國打內戰，押美蘇戰爭的寶，他們還昧着良心叫屈，現在不打自招，連哭帶喊撒謊撒賴，埋怨美國軍力不夠多，

美蘇戰爭不够快了。

孫科談話中，有不少可以「奇文共賞」之處，然而要點只是中共得外力援助，美國得趕快來救命。我們老百姓一向主張中國的事情自己了，堅決反對國際助長中國內戰，尤不願因中國內戰引起世界大戰。果如所言，蘇聯幫助中共，那我們堅決反對，嚴厲地要求蘇聯把助長中國內戰的人員與物資統統撤回去。但是政府沒有發表過正式文件，表明蘇聯的幫助，孫科也沒有舉出証據。而且蘇聯與中共的關係，美國比中國更注意，調查得更詳盡更確實，馬歇爾在今年返國時也不得不正式宣布，中共沒有得到蘇聯的援助。如果孫科有証據，應該拿出來。縱有此事，或者抗議，或者訴之聯合國，要求蘇聯退出中國內戰，都是正當的途徑。然而他不上，他是藉此要求美國拿軍力來拿借款來，在中國的土地上，暗鬧美蘇戰爭。美國援助國民政府，時間很久，數目極大，事實分明，無人否認，現在孫科竟公開的來作「請清兵」的勾當了。

對於外力干涉，中國人民的一貫態度是堅持反對，不管來自何國，受之何方。蘇聯並沒有援助中共，而美國卻恰在孫科談話之後，送來了軍火。

孫科談話的效果多一分，中國人民的災難多一份。小者內戰延長，大者美蘇開火。美蘇戰爭如果真的爆發，那首先遭殃，最大遭殃的必是中國。這大公報也曾預言過。首先蘇聯軍隊必定橫掃華北揚子江，甚至珠江流域，使美國在大陸上沒有立足點。美國必定以日本台灣南洋為根據地，把炸不到蘇聯本土的原子彈投向中國。

美式武器，蘇式武器，都在中國土地上，盡情發洩，用原子武器把中國夷平。更可怕地，日本兵一定穿上美式制服，拿上美式配備，為美前驅，殺奔中國大陸。一則熟習，二則日本人可以重溫征服中國的舊夢，三者，日本這次向中國投降，心中最不服氣，新仇舊恨，其殘暴獸性非發揮到空前絕後的程度不可。某位官員問一位美國學者，如果三次大戰爆發，美國會怎麼樣。這位學者奇怪這位官員絲毫沒有想到自己祖國的命運，就提醒他說：「假若第三次大戰爆發，我想中國就沒有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在於國際和平，反動派却利於國際戰爭，而且歡迎在中國土地打，少數人私利和全國人民利益的衝突再明顯沒有了。虧他們還有臉自稱是民族主義者，假藉「主權」與「獨立」之名來大吹法螺，孫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然而事實似乎不如此悲觀。蘇聯對這一連串事情的沉靜，證明蘇聯沒有捲入遠東漩渦的興趣。美國呢，對於北塔山事件，馬歇爾認為邊境糾紛，歷年常有，不足深怪。對於孫科談話呢，司徒雷登說：「中國現在沒有外患。」假若不是這些軟釘子，滑稽劇想必更要熱鬧一些。美國政府是反蘇的，然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却又追在了美國的前面，而且甚至想領導美國。然而看大勢，美國是不會亦步亦趨的接受這種領導的，這就是幽怨與苦悶所在了。美國當然不願見國民政府垮台，然而美國的援助，必然不能滿足這邊的胃口。就援助政府這一點講，看今後大勢，可能是這樣：在國務院權限範圍之內，馬歇爾可能迅速照辦，剩餘軍火與飛機出口准許証就

是例子。如果需要國務院與其他機關商討決定，則希望很少，如五億貸款。如果需要國會通過，則希望幾等於零。因為杜魯門主議早已半身不遂，共和黨國會是堅決反對在外浪費金錢的。希士援助案是杜魯門主議的開始，不幸也是尾聲，此後一切援外法案都不得不擱置了。

孫科爲什麼輕輕性靈幾年來培植的一點對蘇友誼，來放這一砲，多數人很感興趣，我們不預備在此申論。實則毫不奇怪，民社青年兩黨參加國府委員會後，第一砲就是通過「維持治安臨時辦法」，和孫科的談話一樣，都是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畫龍點睛之作。

取消公費和解聘教授

(半月雜感)

不久之前的反飢餓運動中，學生會要求全國大學生一律付給公費。在由於內戰如此困苦時期中，在家家戶戶吃不飽穿不暖，公務員挨餓受凍，無力負擔子女教育費的現在，這要求是合理的，是應該的。

然而政府是聽不見的，除了殺聲和血污之外，政府諸公很少有聽得人耳看得人眼的了。

爲時不及兩月。政府宣佈了取消公費，改爲獎學金制。什麼叫「獎」呢，這是賞的意思，這是賜給奴隸的意思，願意給幾文，就給幾文，單憑大官們的喜好了。

上海有大量的教授被解聘了有的大學校長，爲了沒有續聘教授的自由，已向教育部辭職學術自由，保障人民生活，

好漂亮的口號，好悅耳的謊言啊！這次果然露了真面目了，讓你們不能教書，讓你們餓死，看你們還聽話不聽話！

學校裡的人是沒有辦法的，無拳無勇，然而當這些人都要被逼到餓死時，統治者的末路也就不遠了！

過渡中的盛夏

翟光

——國內軍事綜合評述

從四平街說起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全面攻擊，造成了孤立吉長和威脅瀋陽的情勢之後，南滿鐵的共軍便會聚於四平的四周，展開了四平街的攻堅戰。六月十一日共軍總攻到三十日國軍，平南郊會師，四平街的激烈戰鬥整整延續了十八個晝夜。四平之戰是結束了，東北之戰卻並未了結。國軍的極端劣勢是有了改進，然而共軍進擊的兵力却並未因「喪失」四平解圍只是戰略形勢的改變，不能看作是「全面的改觀」。要了解新形勢的內容，我們還必須從各方面做一次綜合的分析：

舉棋不定和最後決策

四平攻守戰開始的前十天是「軍攻勢最猛烈和南北國軍舉棋不定的時候。合衆社廿一日的電訊說：共軍廿日已經攻佔了鐵嶺以西約佔四平全市十分之八的工事地區，孫科也曾兩次發表談話，大呼東北危急，中央政治會議更有「撤出東北」和「固守東北」兩派的紛紛議論。東北國軍的緊張和南京空氣的動盪足以說明政府對四

平命運的重視。

然而這最緊張最動盪的幾天也正是國軍考慮決策的時間孫立人成了空中要人，往返於瀋陽南京之間最後終於，把最高當局的決策帶到了東北，「固守瀋陽」的原定計畫顯然是行不通了，國軍打定了主意要全力解救四平之圍。二十日的國務會議上蔣主席的軍事報告中說：「四平街方面，國軍克復本溪湖後，援兵即可調赴四平街，東北國軍已有新部署。」二十日以後瀋陽國軍開始自鐵嶺北攻，長春國軍也全力南下，東北國軍的總反攻開始了。

成功和失敗

就根本來說，東北國軍一個月來一直是採取收縮的戰略。交通幹線和外圍據點到六月中幾乎已經全部放棄，這個戰略雖然有相當保存實力的好處，但同時也有被共軍自小而大逐漸吃掉的危險。懷德，公主嶺，梅河口，盤石，西安和龍海的國軍先後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繼這些中級據點之後四平街大據點又來在共軍的鐵鉗之中了。面對着這種逼人而來的形勢，被壓縮在吉長和瀋

勝的國軍不能不考慮新的應付辦法。然而，新辦法雖然已經有了收獲，但是卻太遲了一些，四平的城市圍解了，「人圍」卻已來得來不及解救。據聯合社四平街二日電說：「共軍猛攻四平十七日究使國軍損失至若何程度恐將成為軍事秘密，惟據陳軍長暗示，七十一軍僅存八十八師之一營，可知犧牲之大。」單就四平解圍的本身自來說是國軍的成功，但從國軍戰略決策的遲疑來看却也是國軍的失敗。

四平被圍初期南北國軍的接兵不動是有原因的。配合着四平的攻堅戰，共軍北線進行了吉長線的破擊戰和長春北西兩面的攻堅戰，使長春國軍不敢輕調大軍南下；另一方面南線的共軍也沿安瀋線和中長路南段兩路進逼瀋陽，先後一度攻佔了本溪和大石橋，使瀋陽國軍感受側背威脅，拿不穩主意。然而，就事後各方面的報導來看，國軍的猶豫顯然是敵情判斷不確所致，六月十日以後，共軍南北兩線的主力事實上都已聚集在四平的外圍；直接參加四平攻堅的雖然只有六七萬人，但配備於南北兩面和左右兩翼的共軍卻在十萬人以上。（南線共軍除一部沿吉海線北上外，主力已沿四梅路進抵四平之東，北線共軍則完全集結四平南西北三面。）破擊吉長線和進擾長春郊區的共軍並不足以威脅長春的安全，自普蘭店北上和佔安東鳳城後又攻取本溪的共軍也已經擴展到了極限，並無衝擊瀋陽的企圖。（據香港的報說共軍進取本溪的兵力僅三四千人，）由於看重瀋陽地區和敵情了解的不够，就造成了國軍接兵遲遲不進和四平守軍犧牲慘重的後果。

共軍的撤退

另一方面，再来看看共軍的情形，香港的雜誌曾刊過一篇東北共軍總司令林彪的談話：他把這一次攻勢稱為「總反攻前的過渡攻勢」，其最重要的任務有兩點：一是大量消滅國軍的有生力量，造成總反攻的有利條件；二是控制掌握廣大地區作為總反攻的基礎。對於共軍本身，在過渡的攻勢里，他們最重視的還是實力的保存。基於這一出發點看來，東北共軍的行動就不難瞭解了。

圍攻四平之前，共軍曾宣稱共殲滅國軍六萬以上的兵力（約佔國軍總兵力的四分之一），並攻克了二十多座重要城市（安東全省、遼北大部和吉林的一部重獲解放）。為了繼續折損國軍兵力和造成絕對有利的戰略形勢，共軍在這初期的攻勢里顯然把四平當作了最高的目標。拿下四平，圓滿的完成了過渡期的任務之後，經過相當的消化和調整部署再展開下一步的總反攻。為了達成這一最高任務，共軍當然不惜相當的犧牲，但這並不等於無原則無權衡的死拼。以主力換四平，雖然可以暫時取得有利的戰略形勢，但主力的過度耗損必然會使總反攻遭到決定性的挫折，有利勢態的形成也就必然會因而落空。

前十天的猛烈進攻說明了共軍以相當犧牲換取四平的決心；重創了陳部守軍並大量運去了市區物資之後，在瀋陽十萬國軍「左右中三翼十六路」陣地總反攻的局勢前（引號內係世界日報電訊），共軍也必然要考慮新

的課題——人和地的決擇問題。「狡如鷹兔」的共軍終於選擇了前者。這就是共軍六月底的撤離四平 and 讓出中長路的原因。從六月二十二號國軍總反攻到三十號四平解圍的八天中除了雙廟子（四平南二十五公里）國軍會遭遇到阻撓外，北上的援軍並未接觸到共軍的主力。大公報自二十二號開始就透露了四平共軍除一部砲攻國軍道東陣地外，主力已西向八面城，東向西安一帶撤退的消息。天津益世報的電訊則說：共軍撤退時，道東區一團未及撤離為國軍消滅，道西區有共軍八百投降，這些消息的真實性如何我們不敢臆斷，但至小說明了一點：共軍的主力在撤退時並未折損，攻堅時雖然有相當的犧牲，但却換取了國軍兵力和物資更大的代價（國軍陣地僅存「二十分之一」，兵力大部折損於共軍排砲之下，共軍除受空軍壓制外，主要的損傷是存於巷戰和肉搏，）無怪聯合社瀋陽一日電說：「今日據悉，國軍收復四平街後，一般人士雖表欣慰，推東北經濟與軍事全局仍未安定。聞共軍用車裝走大批糧食，（按：北平經世日報七月八日載損失大豆十萬噸）地方損失頗鉅。公主嶺，四平街，開原三地存糧除居民消耗外，餘額足敷東北政府控制地區過冬之需，今已無法取用矣。軍事方面，共軍能力似尚未盡消滅，如果突然重新出現延擊若干戰略要點，外國觀察家認為仍在意中，不足驚詫」。

新形勢的內容

共軍撤離四平，讓出瀋長線，觀其用意有下列幾點：

一，退出來擊的劣勢處境，避空陣地戰的過大耗損。

二，撤離鐵路沿線，給過度壓縮在，賜地區的國軍以適度的再膨脹。——長春國軍的兵力始終不夠強大，克公主嶺後未再繼續南下，爲了免除側面威脅，長春國軍不能不捨寶師四平而轉向西取伊通雙陽。

三，鐵軌橋樑全部破壞，再修復需時半年，因此讓出瀋長間的窄長地區實質上是分散國軍的集聚力；交通聯絡不能迅速恢復，各據點的兵力就分散，且有隨時遭受位處外線兩側共軍破擊和殲滅的危險。國軍雖然取得了暫時的攻勢主動，局部的改變了戰略的劣勢，但負擔却更加重了；而兵力分散之後必然又會由攻勢主動回返到被動挨打的境地。

國軍方面當然也了解這個新的局面。因此在會師四平之後，瀋陽北上的國軍就盡量向東西兩側擴展，企圖追攔共軍主力，澈底改變劣勢局面。然而，國軍的十萬兵力（聯合社電：北上援軍係新六軍，九十三軍及香號未詳之某師）打通了瀋長線後恐怕不能再抽調出足夠的兵力追離沿線太遠。這樣就造成了以下的新形勢。

一，國軍重新控制吉長遼長兩線，亦即吉，長，瀋，三角形的兩邊。

二，國共兩軍將暫時對峙於：海吉線的烟筒山與磐石之間。四梅線的西安一帶。

四洮路濟源以東。
海線清涼以西。

三、國軍兩線的外側（西北側）遭受共軍扇面壓縮的威脅；內側（遼陽吉林直隸的中心）仍有被梅河口西安一線共軍中心搗入的危險——四平街的威脅仍未澈底解除。

綜合看東北

從上面的綜合分析里，我們對於東北戰局大致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國軍下一步可能外側按兵不動，內側自開原四平繼續向西安梅河口進擊，吉林遼陽的國軍也許會調兵南下西進，兩翼壓縮配合中路進取梅河口和海龍，以解除內側共軍的強大威脅。

共軍的對策可能是外側牽制，內側據守礮石西安清原一線以保持戰略的有利勢力。陽以南的共軍，由於四平街共軍的撤離，暫時不會單面深入，西冀察東共軍攻佔北票後可能繼續向東南挺進，造成完全控制錦承路東段和威魯阜新錦州的形勢，作為下一次東北共軍總反攻時與山海關內外共軍配合進奪北寧線的準備。

一般看來，東北的局面又暫時陷於膠着，國軍展開反攻後，兵力的擴展已達極限，不可能再有大的進展。共軍雖然退出了長一線，但仍保有安東遼北兩省的勝利果實。總反攻前需要消化調整和新的全盤佈置，因之在東北共軍已由大進小退的局面步入過渡期的準備階段。從關外戰火的餘燼里退出來，放眼看看關內，首先

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冀東冀中地區的冀察烽火和山東國共兩軍的鏖戰。

關內之戰

河北的戰事自津南大戰爆發到現在已經將近一月。要了解今後戰局的發展，首先應當對於現階段的局面有一個簡括的認識：

津浦北段——戰事膠着於唐官屯，經過一匪大戰之後，共軍佔領了滄州，青縣和馬廠，控制了沿線廣大的地區，並宣稱斃俘國軍地方團隊等近萬人。

冀東——共軍先後攻佔了遵化，薊縣，三河，平谷四城，構成了橫貫東西二百多里的根據地，直接威脅平古，平津，津榆三線。六月底並進襲唐山外圍，豐潤，沙流河，趙各莊等地均曾發生激烈的衝圍爭奪戰。

平津保三角地區——共軍佔領永清縣城後（位於平津保三角形的中心）曾數度進襲平津線，一部兵力曾攻靈店，轉進宛平大興之間。

平漢北段——六月底平漢北段大戰爆發。共軍自東西兩側數路夾攻破擊，同時攻佔了涿縣以南保定以北的各站；保西滿城被共軍奪回，外圍據點盡失，保定陷於孤立。冀西易縣又為共軍攻佔，徐水亦有失守說。國軍援兵南下後共軍已撤離了被擊後的平保段，但仍控制沿線兩側和易滿地區的冀察走廊。

報載七月七號國軍已經再度打通了平保段，然而這與歷次的打通一樣。只能造成共軍再度破擊的目標。河北共軍總反攻前，任務仍然是以耗損國軍兵力，奪取物

資與擴展有利地區為主。津南之戰國軍喪失了大段地帶，津外圍除勝芳城外，幾乎全爲共軍佔據，平漢北段之戰，共軍重新奪回了兩側的廣大地區，孤立了保定，夾住了平保間的窄長地區，天津益世報四號「北平電話」中的一段話可以幫助了解平漢北段的情勢：「平漢北段連日雙方無主力戰。共軍避實就虛如鷹兔，將再採取兩面一點戰略，主要目的仍在恢復冀西走廊，圖以一線兩牽，位成襲擾冀察之根據地。刻姚村，大王殿，白堊，易縣共軍中結甚衆。容，霸，西泅，固安，新安亦形分佈集結，以目前情形觀之，國軍企圖翻水捉魚，合圍殲滅。共軍則避實就虛，避免主力接觸，企圖偷襲」。五號的該報又說：「共軍不會在徐水容城間接成一線同國軍對打。共軍動向係在轉到國軍外翼集中，以打擊國軍的一路一部或一段，這做法自然是高明的。國軍如仍抓不到目標，今後在廣大的地區中自然要分散兵力，予敵人以可乘之機，若再僅在正面掃蕩，即使鐵路通了，那也不過是瞬間的安定，無裨於整個大局。」

綜合看來共軍冀中冀東的初期攻勢已經暫時告一段落。國軍津浦平漢的兩條腿，一條已被砍去了一半，另一條也重傷癱瘓，且有隨時被切斷的可能，作爲冀中腹部的平津保三角地帶則挨了幾拳重擊，呼吸已感困難，加上冀東背部橫着插入一刀，平津線的脊骨頓時感受重壓，河北國軍兵力不足，今後除了一條半腿還能擺一擺以外，恐怕已經沒有力量進行前幾次一樣的面的清剿了。就共軍說，平漢線戰事告一段落以後，平津線和天津唐山一帶將漸漸成爲它活動的中心。再度大規模的攻勢

恐怕要在東北局勢有了新發展後才會爆發。
沿着渤海灣南下，穿過了冀東南和魯北的大平原，吸住了國共六七十萬大軍的山東戰場就在望了。

山東戰局

山東的戰局可以分爲魯中，魯南和魯西南三個地區分別敘述：

國軍現在用於山東的機動兵力，據香港報載，還有三十二個整編旅，其主力爲第五軍，第十一軍和第十五師，其戰略是以主力突進奪取山區重點，以第二線兵力迅速補上空隙，使共軍不能把握各別圍殲的機會。由於國軍在魯中仍然保有強大兵力——李仙洲主敬久張靈甫等部折損後，國軍會一再增補，故仍保有強大兵力！山東之戰原則上還是國軍圍攻共軍而共軍消耗國軍的戰爭，現在先來談談魯中之戰。

魯中之戰也就是萊蕪，沂山兩山區之戰，萊蕪山區在萊蕪博山之間和博山以東一帶。沂山山區在沂水以北，臨朐以南的地區，國軍兵力配備在蒙陰新泰萊蕪一線和膠濟路東西兩端和中段昌樂濰縣三區，形成上下兩線壓合兩山區的形勢，膠濟線王耀武部經過歷次的耗損，兵力並不強大。因之國軍的主力還是在萊蕪一帶。

萊蕪山共軍所遭受的壓力主要在南線，北線膠濟東端的國軍佔領了明水章邱之後，雖會一再宣稱將東取張店並南下與萊蕪國軍會師，但進擊兵力顯然不夠，不得不徘徊觀望爲滿足，因此這一地區的戰爭也就是萊蕪北上的國軍和博山一帶共軍的戰爭。

沂山山區是魯中的心臟，也是山東戰事的重心。對付這一地區的共軍，國軍所取的是萊蕪新泰蒙陰三路西進和昌樂濰縣向南突入的會攻戰，自昌樂出發的國軍已經攻下了臨朐，由蒙陰西進的國軍克復了坦埠，從新泰萊蕪扇面推進的國軍也先後佔領了南麻和東里店，沂山山區的外圍戰正向山區的核心漫延中。

各有困難

魯中山區之戰國共兩軍各有各的困難。國軍最大的困難在於各兵團之間的聯系和後勤的補給。主力進擊和二線兵力填空的戰略雖然完善，但實行起來卻並不容易。主力越深入山區，聯絡和補給就越感受困難，運輸線組織在山谷裡，側翼山頭的威脅就永遠存在，魯中孟良崮崑靈兩部被圍困後，國軍曾立即自四路應援，但均因共軍控制通道兩側的山頭而遲滯不進，以致張部竟遭全軍覆沒的悲運。因此，山區戰也就是各個山頭的爭奪戰，照現在國軍的着重山谷要點進攻的戰略總不免遭遇種種的困難。然而，奪取每一個山頭之後又不能不以相當的兵力據守，這樣做來國軍的兵力是否够用是否够消耗就成了嚴重的問題。爲了不分散兵力國軍現在還只能偏重於重點的攻取和山區間幹線的掌握。基於上述的種種困難，在共軍主力未被擊潰的時候，國軍每隔相當的時間總不免大量的被共軍圍殲。這就是山東歷次大圍殲戰所以不斷發生的原因。

共軍方面，也自有其困難，山區重點和幹線大部爲國軍控制的情勢下，共軍二十多萬大軍的轉動和軍糧的

運送當然是非常不方便的。香港報載，爲了解決軍糧運送的問題，山東共區動員了數十萬有組織的民衆。他們專門負責由小路運送軍糧到前線去的工作。另一方面，每要完成一次大的殲滅戰，共軍就要有一次大的調動，每一次的大調動都要有周密的計劃和部署，這在專靠小路聯絡的共軍又是一個相當大的困難。這些困難因爲共區民衆組織的健全當然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正因爲有困難需要克服，所以每次大殲滅戰都要相當長時期的準備。照目前的清勢看，魯中之戰仍然是消耗戰，共軍的總反攻還要在國軍主力繼續折損三個整編師之後才有可能。

魯南和魯西南

魯南地區共軍所採取的不是殲滅戰，而是不斷的侵擾戰。自七十四師孟良崮全軍覆沒後，國軍又從魯南調兩師增援蒙陰新泰，魯南地區國軍露出的空隙就更加多了。六月上旬中央社曾數次報導，說魯南共軍司令張光中已受重傷等等，這是不確實的；據香港報載：「張光中司令員曾就魯南局勢發表談話稱：魯南自衛戰必能堅持，兩月來共殲六千餘，並切斷各交通線，完成三大任務：一，牽制了六十四，二十，五十九，七十七等師全部，七十五，八十三，五十七師各一部及吳化文等十師全部。二，配合了孟良崮大戰，進擊敵後臨沂等據點。三，不斷打擊還鄉團和地方團隊。切斷臨郯公路和合溝線南段。張氏並否認中央社張之軍傷消息，認爲中央社的造謠係掩飾自己的失敗。」另據天津益世報的電訊

沂水共軍有兩個縱隊調往蒙陰南大馬山一帶活動。魯南山區大部仍為共軍控制，今後魯南山區的戰爭將直接成為魯中山區國軍前進的大牽制。國軍的補給線也將受到重大的威脅。

退出魯南，跨過津浦線就到了共軍劉伯誠部曾數度進退的魯西南地區。劉部二月底回師豫北之後這一地區的重頭城便相繼為國軍所控制。共軍並未全部撤離，微山湖和東平湖之間的地區始終有一部共軍出沒活動。七月初開始共軍又自豫北再度進入魯西南。報載共軍已有三萬多人渡過了河，並已攻陷鉅野；鄆城荷澤也有激烈戰鬥。就這幾天的動向來看，共軍可能有兩個企圖，一個是繞東平湖沿黃河東北上，再度控制肥城平陰地區，呼應魯中軍的行動，另一個企圖是自荷澤鉅野指戈西指，直接威脅濟寧和濰陽，（津浦線上車站）和魯南共軍呼應牽住魯中國軍的後腿。報載王敬久已經到魯西南指揮該線的戰事國軍也深深感到了劉部的「討厭」。

盛夏之後看戰局

除了上面分析的幾個戰場之外，還有晉南，陝北，蘇北，蘇中和蘇皖的幾個區域。大致的講來，晉南除了搶收小麥之外，國共兩軍已陷入膠着狀態，陝北和關中兩軍曾有數度的反擊，游擊戰也普遍展開，蘇北共軍的兵力漸漸強大，國軍的困難也一天比一天增多，清剿的計劃已經是不可能實現了。綜合國內各戰場的情形，可以得到如下的概括認識：國內戰事正圍繞着渤海灣的西北南三面激烈的進行。冀中共軍和東北共軍配合，正在

過渡期中準備行將來的關內外的全面反攻。魯西南的劉伯誠部也正和魯中陳毅部相互呼應，藉以扭轉山東的局勢，步入華東戰場總反攻的過渡階段。關內外和華東的兩大戰場都正起着明暗的變化，但因這兩大戰場發展的不平衡，預料七八兩月渡過之後，前一地區的大戰將再度爆發，其發展的結果將牽動山東的戰局，造成全國總決戰成熟的條件。

——七七之夜——

將收獲什麼？

天氣熱，前方也打得火熱。

狗天熱時還可以伸伸舌頭，老百姓怎麼過這個熱天呢？

和前方一樣熱的是動員令下，號召動員起一切財力物力來打內戰，別國都忙建設，連日本也在欣欣向榮，只有我們中國卻在瘋狂地向滅亡的路上走去。怎麼辦？怎麼辦？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可是我們將收穫些什麼呢？耕地荒蕪，收穫的將是死於炮火和飢餓的屍體而已。

(天)

一個新建議

用以代替杜魯門主義

美·華萊士
蕭徹譯

每一個善良的美國國人無不在覓求走向和平最正確的道路。就是那些相信必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們也在談論和平。

杜魯門主義正是一種求取和平的途徑而被推行着。杜魯門主義的支持者認為美蘇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相信爲了解決這種紛爭免得使其演成戰禍，惟有擴張美國的勢力抵制蘇聯的勢力。根據他們的原理，乘著蘇聯還在疲憊的狀態下，沒有還手的力量，正好用美國經濟的力量以達到擴張勢力的目的。

藉着「自由」的幌子，他們要求美國人支持這個主義。但是一旦爭取世界成爲最高法則的時候，勢力本身就比爭取勢力的目的更重要了，這是不可免地。在「自由」的幌子下，我們和此處這一類的獨裁者們來講交誼：我們對像佛朗哥這

樣的法西斯們吞忍了；我們並且援助像統治着土耳其這樣的一些腐敗政府。我們把法蘭西及其他原來充滿着豐富的民主因素的國家驅向反動。我們伸展到國外的壓力是削減了「自由」，那裡是爭取什麼「自由」。杜魯門主義宣布以來才九個星期，但已顯得老朽得很。沒有一個人衷心地護衛它。那些把它解釋成反共十字軍的人，現在又要把它進一步解釋成縮減聯邦支出的一支重要十字軍了。共和黨的自由份子明知杜魯門主義的行不通卻仍然支持它，他們沒有那些反對者所具有的勇氣與信心，這些反對者已經把不適當和無希望的救濟計畫撕得粉碎。這些法案已經証明了杜魯門主義的妄誕。現在國會中很多議員已經認識了這一點，很多人已經說話了。

雖然如此，對於希士的軍事援助法案畢竟在兩院中通過了，假如執行時能有一個程序表，也必然是奢觀的。美國人崇信世界合作，他們知道這個主義的本質是與聯合國和平背道而馳的，若說他們能全力支持這個主義，這是最令人不相信的，最合定的，最可怕的事。危險的是人們迫切需要的世界合作的希望會因此而減少了。

國會裡實際操縱這個主義的人（我是指杜爾斯一千人）不但培育起一種對於蘇聯的敵視，並且造成一個新的孤立主義。

杜魯門主義需要數億元去加強反蘇政權的武力。而除了採行孤立主義以外，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節省這筆開支。這兩種主義沒有一種能夠應合世界的需要，從進步的民主黨，共和黨以及獨立人士的立場看

來，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美國對於世界的政策。我們認為杜魯門主義導人走向帝國主義並促成軍備競爭，孤立主義將造成混亂，所以必須尋求一種建設性的主義以爲替代。

這種替代是一種復興世界的計劃，以美國的資源爲基礎，由聯合國來執行。這種正面的和平計畫要發動全世界建設的力量以恢復被蹂躪的地帶並在長時期及自由的基礎上發展落後的區域。這樣得來的和平代價是不會小的，但是卻一定比較用美國的財產築一道世界性的錯綜混亂的馬基諾防線來得便宜。

從全人類的立場來看，復興世界的工作已經刻不容緩了。今後十年之中，爲了復興與開發世界所需資本達一千五百億元，其中歐洲所需爲三分之一。全部款項的一半可就地籌措。但美國對國外的投資應佔其主要部分，因美國具有將近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生產量，是惟一具有足夠資源從事國外投資的國家。欲使歐亞人民恢復戰前水準，今後五年之中每年需由美國輸出資本五十億。欲使東歐生活水準提至

西歐程度需相等數量之投資。欲使亞洲十億人民之生活水準提高至西歐水準須在今後一代中由美國輸出資本千億。這是達成世界和平經濟方面的工作目標。

無疑地，供應上述款項最好的方法是經由世界銀行，而由聯合國各有關機構如歐洲經濟委員會等提出具體建議。蘇聯係歐洲經委會會員國，各國並望其代表查魯賓（Valerian Varshin）能聲明其立場，表示只有受侵略之國家能够獲得世界銀行之援助。實際上，受侵略國家的需要固然是最大的，不過對於落後區域的援助也應加以考慮。世界到處都需要增產，尤其需要資本最切並最能善加利用的區域。

世界銀行目前受囿於資本的不夠，批准的只八十三億，其中僅僅百分之二十募集而來；其餘的由發行股票而來，若非風險降至最小限度，投資者是不願承認的。世界銀行貸款計劃乃由聯合國經理事會及其他專門機構代表在國家的或區域的原則上執行之。這是農業糧食

委會在希臘調查報告中所建議的方針。

這個計畫的中心乃是美蘇關係，我相信解決美蘇問題的鑰匙並非前者目前軍事力量與後者軍事弱點之比較，而是前者豐富富有的資本資源與後者對於此等資源迫切需要的比較。

赴歐之前，我在新共和雜誌中撰文稱倘復興工作不以整個歐洲爲基礎，莫斯科會議是必然失敗的。我記得戰時德軍佔領地區和美國中西部一般大，其中居民達美國全國人口之半。在這個區域內，德人破壞之財產較一九四二年美國全年所產尚多。他們破壞了六百萬所房屋（達全美房屋七分之一），無家可歸之人達密西土比河以西人口之半。他們破壞的鐵路可抵密西土比河以西的三分之一，曳引機百分之十三，馬匹則相等此區的全數，牛百分之三十，羊百分之八十，他們破壞的煤礦能出產全美煤產六分之一，鋼鐵廠能出產全美鋼鐵產量四分之一。他們破壞了這多工廠，因而使四百萬蘇聯工人失業。這些損失

對於蘇聯的工業當然是一個太大的打擊。此外在與納粹作戰期中蘇聯陣亡的兵士十四倍於美國。

杜爾斯說莫斯科會議之失敗，主因係蘇聯欲冒險恢復德國工業。但經我指出這些事實之後，杜爾斯是無法置辯的。蘇聯人遠比杜爾斯知道法西斯侵略的恐怖。因為蘇聯抵抗侵略付出最大的代價，所以她對於經濟援助的需要也最緊急。惟德國並不能應合她的需要，只有美國能夠供應。進一步講，爲了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也應該供應這種需要，一個穩定的蘇聯對於世界和平是極重要的。

這種借貸當然不能單獨行施，而須配合整個問題的解決，包括對於聯合國全力之支持；最低也要與原子能管制之協議，解除軍備，戰略地帶問題之處理，德國之管制及兩方面政治，理想衝突之減除等問題並行。

執行這個計畫需要美國人一種高瞻遠矚的精神，只有「人類出於同一隻眼」觀念的復興能使美國日形偉大。

在物價高物資缺的時候，美國人必然要問：我們爲什麼要犧牲自己幫助歐洲與中國呢？

除了需要和平一個最高的理由之外，還有兩個理由：一，歐洲的匱乏遠較我們爲甚，此等匱乏一日不解決，則戰爭一日未結束，法西斯一日未打倒；二，美國過剩物資不久就要堆集起來，物價因而趨極危損，我們非增加工資即須加強極端匱乏各國之購買力。我相信在長時期中，倘若採用後一方法，工人所得必然更多。

按照目前的收入水準，美國有二百八十億之積蓄必須尋求投資出路以維持國家之收入。按照我們自己經濟方面之需要，其中百分之二十須向國外投資。倘欲尋求最富於建設性的用法，自然應該投資於生產，而非軍事的或政治目的。

世界上二十億人民正在渴求公路，鐵路，橋梁，水閘，曳引機，耕具，肥料廠，紡織廠，鋼鐵廠，房屋，農村電化設備以及其他增進人類福利的設備。耶蘇不但說出一

個偉大的道德的真理，並且含有極深遠的經濟原理，他說：「他所失去的生命：……終將返回」。一個強大富有的國家只有服務世界始能自救。在一個遍地災荒的世界裡，一個國家貪求累積財富，其結果必然不但失去財富而且連世界和平也保不住。真正世界和平的代價是高的，不過卻一定遠比世界各角落繼續不斷的軍事冒險低得多。（完）

到那裏去？

放假了，多少人拿着一張畢業文憑，但是，走到那兒去呢？

有的家已經毀了，有的是有家歸不得。找事呢，現在政府一心打戰，除非作去幹打內戰的事。內戰第一，現在建設是被丟開了。畢業即失業，好像是死路一條。

年青人在失望徬徨中將如何呢？他們會悲觀消極嗎？不，因爲他們懂得：死路即是生路。（保）

滄南行

明 薪

首途

火車頭開始喘氣了，我們一行搶上了最近的一節三等車箱，大小行李二十一件滿堆在車門上，出了站，我們從人叢中擠過五節車來到二等預定座上，行李留在後面由押車憲兵負責看管，喘息略定，我問馬丁：

「咱們到那兒去？」

「滄縣。」

「然後呢？」

「不知道，看聯總的。」

我這事務性的職業地位使我不得不暫且耐住好奇心，話題轉到別處去了。

「我想這次旅行會是十分有趣的。」愛茵·赫特夫人一半自言自語的說着。她身體修長，瓜子兒臉，說話時，常在語尾上把頭點下來。眼睛朝上看人，露出些矜特的神氣，她懶洋洋的靠着椅背，塗過一次口紅。

窗外掠過消瘦的麥穗，鐵路傍的濼溝邊，長列的工作者都在倚着鐵鏟瞧火車，發楞。

我們決定由一個人去三等車上坐着行李，論語言的方便，這當然是我的差事，但我不願給我自己做成翻譯而兼聽差頭的地位，所以故意等董侃僕讓過之後才去。

董是美國生活雜誌的記者，算得上美國人裡的小個子，比起馬丁那龐然大塊來，恰成一個鮮明的對比。他沉默寡言，眼神裡總帶着一些深思的神氣。

原來看行李的憲兵早已把大小什物整齊排列在一個廁所裡，三等客車裡，播擠不堪，而這一間廁所却完全由我們佔據了。

聯總工作站在車站近傍，而我們却讓卡車繞了將近半公里路。

我們走進一間辦公室。

原住在那裡的有一個長着俄國式小鬍子的負責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另外一位俾明漢小姐說着一口比中國人還要好的山西話，介紹者是個有着中國父親的英國人，他的身體茁壯而短小，大家都叫他做巴巴。

咖啡煮好了，在雜亂、談笑中，有一個人始終沉默着，他是解總

代表管大同先生。

談話進行得很隨便，馬丁在記錄赫特關於聯總工作困難的述說：

我們車上的白旗是非常明顯的，不到一千尺的低空飛行，無論如何，說沒看清楚是說不過去的，前面的白旗還不是一樣，可是，照樣射擊……」

「你是說，聯總的車遭到飛機射擊嗎？」我插了一句嘴。

「好幾次了」。

「那麼，你覺得，你在哪邊所遇到的困難大點呢？」

他聳聳肩膀，低下頭去，懶洋洋的問道：

「誰知道，反正戰爭總是這樣的——你在火線上跑來跑去，就很難說誰更客氣一點。」

晚飯，我們一齊開車進城，孩子們緊跟在車後面跑，喊着「老美，頂好！」

就寢前，梅涅，一個生長在德國，被希特拉趕出來，尚未取得美國國籍的猶太人把我悄悄拉到倉庫後面的空場裡，向我傾訴他的戀人——一個聖約翰大學畢業的，上海

富商的女兒——所給他的歡樂與痛苦。他看來不過二十八九歲，到中國七年了，說得一口好上海話，身體肥碩，說話時，有時眼睛看天，有時死釘着你，露出一付失神的樣子。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一個聽他傾訴的對象，無論是誰。「晚安」之前，他用那也許不知對多少人說過了的一句話：「請務必替我保守秘密啊。」來結束了我們的談話。

卡斯特說話是英國腔，國籍是美國的。睡前把巴比的床上堆滿了東西，在跟他鬧着玩笑。

進解放區

翌日清早，馬丁特來囑咐我，進去「那邊」之後要特別強調，我們是舊相識這一點，因為管先生剛才曾一度表示對我這位中國人譯員人境的一些疑慮。

吉普車帶路，卡車隨後，順鐵路標邊的大道南行十多公里就出了國軍的最後一道卡口。河北的大平原，一眼看不到頭

疏落的農村恬靜的散在路兩邊，孩子們在河裡遊水，大人們在田裡拔麥子，感覺不到一點兒戰爭的氣息，而這兒，却已是中共解放區了。拆毀了的鐵軌丟在河裡，路基也每隔數十公尺便有一段炸毀。

赫特夫人聳聳肩膀，嘆息着說道：

「你看，他們多有系統的破壞啊！」

運河流在車路右面，遠處看見了高聳雲霄的船帆，夾着紅十字聯總旗幟，船共五十幾隻，滿載麵粉，我們停下了車，跑去船上觀光了一陣。前夜，他們曾被阻於兩軍交界的地方，因為政府方面有一部便衣武裝部隊約四十餘名進了解放區，同那裡的地方武裝部隊打了起來，結果全被擊退，指揮官也陣亡了。

董留在船上走水路，我們繼續驅車前進。

泊頭鎮上的標語到處都是，其中鼓勵生產的居多，鮮明政治性的標語中，對我們這一行人員刺激性最大的是那些強烈反對美國對華

政策的標誌。

午飯休息的地方是解總的一個招待站，這裡我們碰見了一位俄國醫生。他原在北平協和任教，太平洋戰爭之後才參加八路軍，還沒有取得蘇聯的公民身份。

馬丁趁休息時間問管先生作了關於土地政策的初次談話。

「這問題太大，如果詳細說來，怕要講兩三天。其實施的步驟也因各地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變更。」管先生的序言正如我們所料想的一樣。

「就以泊頭附近的地區說吧，因為河北省地少人多，所以這裡每人平均只有三畝到四畝土地。而原有的地主。有的也還可以保持每人七畝到八畝的土地。

「收稅的辦法是每人有一畝基本地不納任何捐稅。此外，第二畝納最低級的稅，第三畝較多，依此累進到每畝納到十三斤半為最高限度，不再增加。遇歉收年成，政府酌予減輕，甚至完全免徵。」

傅明漢小姐無意中替我做了譯述的工作，發覺之後却又感到不大

好意思起來。

一九四五年她曾同幾個外國人到中原中共地方去過，其中一位美國生長的中國人竟也需要她做翻譯，她敘述這故事的時候，遮掩不住她的得意。

從泊頭又走了約一點鐘，來到解總辦事處，邢村子叫做小皇莊，大約共有八十幾家住戶，大家與原駐那裡的聯總行總職員見面，又是一番寒暄。解總方面的招待人員總負責人姓秦，三十歲左右，眼色裡顯出精明幹練的神氣。另外兩位譯員，一姓胡，一姓崔，抗戰勝利時由重慶中央大學畢業，後來參加中共軍調部譯員工作，在準備改編軍隊的時候派回解放區的，他們的制服是灰色土布的舊式軍裝，却很整潔，胡戴近視鏡，舉止談吐也完全是個大學生的本色。

馬丁坐在石階上問他的這位訪問對象：

「你為什樣要到這兒來工作呢？」

「因為這兒是進步的。」

「不要先說進步，請你告訴我

，怎樣進步？」

「比如吧，這裡沒有貧污，沒有一切荒淫無恥的生活，這裡的人們都在腳踏實地的為老百姓做事情。」

我沒有繼續聽他們談話，注意力被引到另外一面去了。

一個龐然大塊的西方人，穿的青灰土布軍服，原來他是解總的醫生佛萊。後來，我知道他是澳大利人，一九三八年來中國，參加八路軍抗日，現在解總擔任與外國人聯系的任務。他的一口河南土話和章明漢女士的山西腔相映成趣。在我們離開小皇莊前，他拿出了一封寫給那位大名鼎鼎的馬海德醫生的信來給我：那一筆好行書，已够使我這中國人吃驚的了，再看那文字內容是！

「海德仁兄大鑒：弟已於五月×日安抵×××，勿念！」

。他同我談話不說英語，說是用中國話方便點。

我們不會料到的，這廣闊不及半方里的小村莊竟會有如是手富

的盛饗來招待我們，當晚的宴席，比之北平東興樓亦無遜色。

嚴格的制度

馬丁在第二天碰到了一個難題，秦主任向他要介紹信了。他說中共代表團已經撤退，所以無從得到，而對方則問他為什麼不向上海解總代表伍雲甫先生要？他只好自承疏忽，並請當地負責人電知周恩來或董必武先生，請他們証明，回答是常訓傳達不可能，但願以最快方法通知。而在得到回信之前，他只能得到當地招待人員權利所許的便利條件。

那主要的區別是：馬丁必需在招待人員陪伴之下進行訪問。

馬丁翻出一份生活雜誌，指著上面的一段，說：

「請你先看一看這四行，然後我們再談。」

秦主任在我的翻譯之下讀出了這樣的一段：

「在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已經日益加強，也就是說蘇聯的勢力日益加強，美國已經感到威脅。因之

，目前我們（美國）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強給予蔣介石政府的援助。」

「瞧！」馬丁停了一下，似乎要把他想好的問題整理，一齊說出來。

「我在一九三八年到過延安，四五年到過中原解放區，我的報——紐約先鋒論壇報在美國可說是碩果僅存的一種開明的報紙了。我來，目的是為發現實際材料，推翻他們這些論調的。你們反對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但是我們的民間輿論對政府的決策影響很大。我在這兒若不能得到充分的採訪自由，實在對你們的宣傳上是種大損失。自然，這裡是兩軍交界的前線。但我是決不要打聽任何軍事情報的。我對你們的這樣猜疑態度，實在覺得遺憾。」

「馬丁先生！」秦主任接過我的譯語來，慢條斯理帶笑的說着，呷下了一口吐沫。

「這不是對你個人信任與否的問題。」

「而是？」

「而是一個工作制度的問題。」

馬丁先生，中國共產黨若沒有這樣一種嚴格的工作制度，早已經被反動派搞垮了。這個，我想解釋也不見得能使你懂，因為你不會想到二十多年來我們所遇見的敵人是多麼狡猾險惡的。」

田間的訪問

我們到田裡去訪問了，馬丁顯然很不愉快，但對方的態度卻是那麼嚴峻而又那麼富有最適當的禮貌，馬丁好像只有聽從人家的意見之一途了。

走出村口：看見一長列的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背着麥子歸來，他們是幫助民衆的收割隊。

我們找到第一個田頭收割的長者，花白頭髮，嘴角上的皺紋刻畫出了一副笑容。

「老人家，辛苦啦！」我向他說過沒有馬丁原文的客套話，這是我同馬丁定好的規則。

「您多大年紀？」

「這數兒，」他用手比了個大，又比了個七。

「你種幾畝地？」馬丁的第一

個問題。

「八畝。」

「從前，邊區政府來的時候幾畝？」

「還是八畝。」

「你家有幾口人？」

「就只一個孫子，才十四，兒子死啦。」

「你沒鬥爭着別人的地麼？」

「沒有，也沒讓人鬧着，還是那個樣。」

「你開過鬪爭會麼？」

「沒有，咱不愛管閒事。」

「有人強迫你去麼？」

「沒有。說麼，是常來說，咱說咱老啦，耳神不好，也就算啦。」

秦主任在傍邊站着微笑，似乎絲毫沒有爲這老人的農民保守性所困窘。

「這樣年紀的上一代人，他自己是個自耕農，並沒有剝奪過別人的生活權利，我們是不會因爲他不能一朝拋棄一些舊後的消極觀念而給他任何妨害的。」他只平淡的加

以這樣的註解。

第二個對像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的麥子已收過了，正在整地，準備播下高粱種子。

「種幾畝地啊，老鄉？」

「廿畝。」

「家裡幾口人哪？」

「咱有老母親，老婆，孩子，還有個弟弟參軍去了。」

他也是個中農，保持了原來的土地，抗日戰爭的時候參加過八路軍所領導的遊擊隊。馬丁問他對美國的印像。他微笑着，很坦然的說：

「我們是很美國的，因爲我們在幫助中國的反動派，打我們啊。」

馬丁苦笑了一下對我說：

「告訴他，美國的人民並不願這樣做，那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可是我們的對手卻搖了搖頭，沉着反詰道：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讓我們解放區的老百姓一樣，團結起來，同你們的反動派幹一下呢？」

「告訴他，」馬丁對這突如其

來的反問弄得有些慌了，噤了一下口沫。

「我們正在這樣做，可是這任務十分艱巨，需時很久。」

秦主任隱不住一些得意，插嘴道：

「馬丁先生，你不訪問問他，如果美國不改變政策，一定要援助中國反動派，怎麼辦？」

馬丁接受了這個建議，而他得到的回答是：

「加上美國帝國主義所有的援助，我們也不怕。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中國人民已經團結起來，無論國內國外的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把我們打倒的。」他轉身搖了一下鞭子，把攏着黎的牛趕動，吆喝一聲，驕傲地離開我們，田土順着犁頭朝兩邊翻滾。

馬丁聳了一下肩膀，朝着歸路走去。

後來，在我們同一個宣傳隊員談話時，馬丁發了這樣的問題：

「如果美國改變對華政策，停止了對中國反動派的援助，你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改掉羣衆的反美觀念

與情緒？」

那是一個十六歲的農民，他毫不躊躇的答道：

「一個下午。」

馬丁搖了搖頭，似乎不能相信這話的真實性。歸途中，他若有所思的，帶着幾分憂慮的口氣說道：「湯姆，他們的宣傳工作顯然做得很徹底。」

「我想是的。」

「情緒很高，」

「唔……」

夕陽照着麥浪，一望無際的原野反射出金色的光芒，天邊的浮雲像飄動着的牛乳。馬丁踢着一塊石子，我們默默地走着。

友誼中的敵意

赫特在飯桌前同佛萊在爭辯着，話是從中共對美國人的態度說起的。

「我們如果能够在這裡得到較多的行動自由，不知究竟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裡在打仗，要保持我們的軍事秘密就必需採取這樣的措

施。」

「可是我們並不知道你們的軍事秘密啊，你要注意，我們美國人是不會捲入你們交戰雙方中任何一面的。」

「但美國的情報人員卻的確到解放區來過。」

「但他是決不會為國民黨蒐集情報的。」

「那麼他是做什麼的？」

「世界上任何政府的情報人員的任務是什麼，那就是蒐集每一點所能得到的詳細情報，無論任何事情，發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上，都要讓他本國政府知道。」

「但你們政府的政策是援助國民黨的。」

「但決不會供給南京軍事情報。」

佛萊笑了一下，搖搖頭，馬丁聽到這裡，插嘴道：

「而且，請注意，美國現在正要停止援助國民黨了。」

佛萊敲掉了煙灰，慢慢抬起頭來，說道：

「是啊，那是因為你們賠了錢

哪！」

赫特聳一下肩膀。

「華盛頓不會給南京軍事情報，這是事實。而國民黨也並不如你們所說，是聽命於美國的。如果他們真能接受馬歇爾的意見，進攻張家口延安的戰略錯誤就不會犯了。」

馬丁接嘴說。

「可是，美國總不會同情中國共產黨的。」佛萊打斷了馬丁的話。

「不會的。可是——我們把話說到那兒去了？」

赫特以他那憤常斜垂着腦袋的幽默神氣又走過來說道：

「總之，我們聯總人員的任務是來救濟人民的，你們既然自稱一切為着人民，就該給我們充分的便利，讓人民得到實惠。」

「可是，赫特先生，讓我先來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人民若不能獲得反獨裁，反貪污，反官僚資本……的自衛戰爭勝利，他們能够得到任何實惠嗎？」

「我沒有拿着回答政治問題的薪水。」

「那麼你拿的什麼薪水？」問題顯然又要回到舊圈子裡去了，在坐的人們以一陣笑聲解除了這緊張的場面。

開飯了，加上原在小莊莊的聯總人員，主客共三種，每種八個人，十大盤菜。

我們的活動範圍不出這村莊的附近，馬丁下午去附近河裡游水，在住所換了游泳褲。走過村子的正街，被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青年農民攔住，請他穿好衣服，說是這街上許多小孩婦女，看不慣，他只好服從了。

貨船到了泊頭，董沒有來，原來因為他離開了解總管代表，又在船上照相，被軍隊扣起來了，膠捲也充了公，赫特又親自開車去，才把他保釋回來。

「來了，過得好麼？」我隨便這樣一問。

「不好，嘿，湯姆，我來到這地方覺得心安多了，你沒看見剛才的情形，好嚴重，他們拿槍逼着我，嚇，媽呀，我一輩子也沒受過這

個。」

我們坐在飯廳裡說話，佛萊自外面走進來，一面喊著：「唉，換個題目吧，換個題目吧，你太神經質了，親愛的攝影大師。」

轉瞬我們已在這裡過了四天，我們等聯總決定行止之後，利用他們的交通工具，而聯總要開過會之後才能決定行止。而會期似乎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所以我們的日常工作便只有談話了。

敵意中的友誼

一天晚上，聯總的招待室裡開始了兩槓牌戲。一槓撲克，一槓骰牌，董同胡崔兩位譯員躲到隔壁寢室去談話。董盤腿坐在土炕上，以略帶中國式語音說着：

「你知道，我不喜歡共產主義的原故，就是因為，比如說吧，它把人都要弄成圓的，但人是有些是方的。我覺得，你們的工作精神是很好，你們給人民做事，這都是最令人感動的。可是，我不喜歡你們那一律的說法，想法。一個地崗上的農民說的話會跟延安的廣播

一字不差，這樣死板的形式，是會讓人的智慧發覺。你們也常以自我批評而自誇，但卻都按着同一的路線，對這路線的本身是從不批評的。」

「是的，」崔笑着，點點頭，「因為只有這條路線才是真理。」董從炕上跳下來，燃着煙了的雪茄，吸了一口，眼朝着豆大的油燈慢說：

「你提醒了我一件事。」

「什麼？」

「我想起了中古時候的天主教徒，他們說，只有天主教是上天堂的唯一道路。」

「這問題，我想，說服你是很難的，只有在生活上與人民完全站在一起的人才能完全了解。視模先生，你覺得自己的雜誌的態度怎麼樣？」

「你是說，就反對共產主義一點來說，是的，我大部份贊成，可是並不包括中國的共產黨。我來之前對中國共產黨完全不明白，也沒打算反對中國共產黨，只是想蒐集實際材料，就事論事，該怎麼說

「就怎麼說。」

「但你如果說我們的好話，你想生活雜誌的編者會給你刊載麼？」

「可能不。但我自己個人是另外一回事。」

他們都以幽默的口吻說話，這種爭論，似乎並沒有激起彼此情感上的不快，或許是另外還有一些魅力，至少，崔對於董是個新奇的人物。他們互相贈了一些小禮物，崔給董一個八路軍帽，董給崔半塊美國硬幣。

夜深，馬丁打完牌回來，就寢之前，爲了廁所隔着一層院子，有些坎坷難行，就在院子角落上方便了一下，翌日便發現那裡貼上了「禁止小便」的四個大字，馬丁聳聳肩膀喃喃着說：「嗨，這麼嚴格的規矩。」

一個美國籍的白俄汽車技工，在啤飯大家就坐前就吃醉了酒，把第一盤菜弄得狼藉不堪。秦主任從外面走來看見這光景，把臉一沉喊道：

「他叫什麼名字，勤務員同志

，把他拖出去，讓他去睡覺。」

絕望的打擊似乎永遠是助入神志清醒的良劑，那醉漢並沒有掙扎，他把頭一低悄聲走出去了，草明漢小姐在織着毛線，低聲說：

「我不同情他，我不同情他。」

其他外國人也都只好面面相覷。

訪問區農會負責人

人

我們又進行一次向農會負責人的訪問。他說：鬥爭清算並非不許地主活，有些地主沒有做過漢奸，平時待人不苛刻，雖然被平分了土地，卻仍可以保有每人七八畝地之多。至於有些在日本人佔領期間爲虎作倀，當漢奸，殘害自己同胞的地主被處決了，那完全是根據羣衆的要求，像這些惡貫滿盈的傢伙們，羣衆一旦得到解放，甚至要求把他慢慢剷死，共產黨員在這種情形之下，便要盡最大的努力來說服羣衆。有一次，一個漢奸地主被槍決

了，兒子被他害死過的一個母親，拿菜刀跑去從屍身上割下了一塊肉，在兒子的墳前哭祭一番；又拿到飯館去要人肉炒了吃才能解恨。而那些善良的地主，沒做過漢奸的，卻不必擔心這種抗報的報復，因爲按照政府的規定，沒做過漢奸的地主是不受身體的懲處的。

「所謂清算鬥爭，」他作了一個定義說，「就是向地主講理的意思。其實距離真正的清算還遠得很，他們幾代人造下的罪，我們都不管了。現在所要的不過是窮人翻身，有飯吃，有地種罷了。」

他穿的是一身土布褲褂，勞動者的姿態，勞動者的手，爲任何知識階級的良好演員所難於模擬，他的語彙，卻已經在老百姓話裡加進了一些「不能」，「原則」及一切在這地區時常聽到的術語。

「在你教育羣衆的時候，一開始給他們什麼內容？」馬丁問。

「那要看對像的背景如何，地主，貧農，現在國民黨軍服役，放下武器回家的人，各有不同的內容。」

「比如到外國去了十五年，連中國的情形都毫無所知，現在回到家裡來，你給我的第一課應該是什麼呢？」

他想了一下，反問道：

「外國也要看是那一國，是美國麼？德國麼？蘇聯麼？總之還是要看你這十五年的生活背景。」

馬丁在走回宿處的路上問我：「你看他不曾是個大學生假裝的吧。」

「決不像。」

一個星期過了，聯總的會爲了要等伍雲甫先生自上滬來，遲遲不能開，赫特夫人對討論問題不感興趣，牌也打得膩了，顯得特別焦急。

一天早飯前，我在門口碰見她，道過早安之後，她同情的問我：

「湯姆，急了麼？」

「不，很有興趣。」

她笑了一下，意思是把我的話當做了一句幽默的回答。

「我多希望快點回上海去啊，你知道，湯姆，我離開上海已經三

個多星期了，到現在連一束鮮花都沒買到。我說天津沒有上海好，就是因爲天津沒有寶花的。真的，我多喜歡啊，哼，小皇莊這個鬼地方。」

共軍打下了滄縣，那是三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我們離開滄縣以後三天的事。聯總的倉庫爲了那邊的人照顧他們的食宿，聯解總會同派人去接他們了。

車禍

烟台來了人，赫維赤是聯總的瑪麗·湯浦森是行總的。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拒絕談政治問題：

「我從來不參加任何政治，不要向我宣傳。」有一次晚飯後她向佛萊這樣說，而她所得到的回答是：

「但你是生活在政治裡面的」在又一次馬丁同佛萊爭論中美商約問題的時候，赫維赤走進來問在說什麼，赫特幽默的答道：

「他們在罵美國主義。」

「好吧，可是我依然感到做個美國人的驕傲。佛萊先生，你總該把美國政策同美國人民分開啊。」

「這話我向你說過怕有二百次了。」

「是的，但我沒有那種感覺，看你對我們說話總是那麼盛氣凌人的。」

後來，話題轉到五月二十三日烟台所發生的一件車禍。一個洋車夫被聯總吉普撞死，美籍駕駛人當時入獄。烟台市出現抗議的羣衆運動，街上貼滿對美國人輕視中國人生命抗議的標語。後來出殯的時候，赫維赤親率全署職員執紼送葬，並出資六百二十五萬法幣建了一個墓地。當地法院判決應由肇事者出資美金一萬一千元撫恤，這數目不是赫維赤所能決定的，在磋商期間，肇事人一直羈押當地獄中。照規定聯總送物資的登陸艇船長倘被飛機擊斃，撫恤費七千美元，可是解放區的人說洋車夫性命重於美籍船長，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聯總向當地政府要求保釋這個犯人，回答是不行，要求移到旅館

看管，回答是監獄就是監獄，不是旅館。這個犯人到現在還關在監獄中，案件也沒有了結。

楊秀峯主席

晉冀魯豫邊區省府主席楊秀峯先生來了，瘦小個兒，近視，耳朶有點聾，說話要大聲才聽得見，言談舉止的文雅不失大學教授風度，這是六月十七日，我們到小皇莊的第八天。

翌日聯總解總行總開了整天會，馬丁約好與楊主席第二天早上談話，就寢時已是深夜十二句鐘了。我由夢中被人喊醒，是楊主席的警衛員前來邀請的，看錶才六點鐘，我喊醒馬丁，他驚奇的喊道：「天哪，他真好精神，我想昨天約好七點鐘，今天起碼總得九點才能談話。」

我們趕忙漱洗過，隨那警衛員到楊主席寓所，而那不過也是一間鄉間小土房，在那村子裡還不算是最好的。

談話進行中，馬丁的話由我譯，楊主席的話由崔譯，當時我發現

在兩種語言的結構上遇到很大的差異時，我同崔的處理方法是不同的，我以「達」，「雅」為主，而崔則寧可說出極為中國式的英語而不肯失「信」。

侃侃當時也在座，他對楊主席最感興趣的一點是他那文雅的學者風度。侃侃說他是一個充滿了人性的人！

關於土地改革的情形與新華日報被封前政府所見的文件所說一樣。楊主席說他雖被民選為該區最高行政官，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雖然他承認是共產黨一個很好的同情者，也承認是個共產主義者，問題放在譯述上便出了大麻煩，因為英語的共產黨員同共產主義者是一個字。崔提出用共產主義的相信者這個短句來說明後者，徵求我的同意，而我則感到十分窘迫羞愧，因為我自己對於主義與政黨的專門知識完全是個外行，也就只好表示同意了。此外，有許多解放區新創的名詞都包含一些新意義，處處給我的職業以挑戰。

在回答馬丁問他為什麼在臨近

前線的地方依然只靠兩全警衛員的時候，他說：

「凡我所到之處，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我警衛員。」

聯總開過會，決定到山東半島濰去乘坐陸艇撤退，當晚，吃過晚飯，我們在等齊交通股檢查車輛，馬丁，赫維赤又在同新從滄縣歸來的一位新華社記者爭論中美商約的平等與否問題，入夜十時而天氣還不見一點兒涼快，馬丁指手畫腳，擦汗，說着。

「請你注意，中美商約裡明文規定兩國交換設立工廠是先要經兩國政府同意的，那麼，只要你們有個負責政府，它就應該知道哪些工業不得由外國人來經營，便可以允許。此外，中國要想工業化，就一定需要許多種機器從外國來，如果我們承認這點，而目前世界各國有力量供給中國大批機器及技術人員的國家就只有美國，如果你說要拿錢買這些東西，擺這些人，恐怕就要把你們的豬鬃桐油都賣光也還不夠。你們打了外仗十多年，整個國家扯得粉碎，如果再讓人

民勒緊褲帶來買幾萬英哩的鐵路，威千的大烟筒工廠，就起碼得餓死千百萬人。然而，按照中美商約，美國可以把你們所需要的一切拿來而不必付現，由美國人來監督這些工業，若干年後，等我們連本帶利賺够之後，你們就完全有了這些工業，這其實是中國獲得工業化的最上策。」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形成這樣一個負責的政府。」那穿着黑軍裝，腰裡帶着兩棵手榴彈的青年記者反詰。

「那是你們的政府不好，不能說商約不好。」

「而你們却在援助這個我們所要改造的壞政府。」

「這個壞政府並沒有真正實現中美商約的能力。要知道，目前美國商人並不能在中國做生意。」

「而你們已經把上海變成了一個玻璃世界。」

「那並不是美國商人自己運來的，而是中國大官自己從美國買來的。你知道，中國的官僚資本不僅已經絞殺了中國人民，而且也絞殺

了美國商人的利益。」

「你們撥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誰叫你們走錯了棋？」

「你把問題扯到範圍以外去了。」

「那根本是一回事，簽訂中美商約以與剩餘物資軍火援助國民黨屠殺中國人民的是同一個美國政府。」

問題談到這樣尖銳的程度便轉了話題，一個剛從滄縣來的美國汽車技工在抱怨着八路軍拿了他的手雷筒和兩件襪衣，雖然那是縣總滄縣工作站的僅有的損失。但他說，那對他自己卻是非常重要的。

那青年記者記下了他的名字與所失東西的種類，告訴他說要轉告給當時的指揮官，替他查，但那技工卻並未因此而感到滿意。在那記者同馬丁握過手告別的時候囑囑道：

「光說我有什麼用，我今天晚上就沒得用。」

另一個中國工人講着當天下午親眼看見當地政府上作人替老百姓拔麥子的事。

「哼，那一定是你眼花了，」

赫特夫人用不信任的神情說過之後，收拾行李去了。

我從院子裡看進屋子裡去，強烈的氣燈光下，馬丁，赫維亦還在流着汗，繼續着剛才的討論，赫維亦拍了一下褲子，提高了嗓音說：

「好，這些紅腦袋的確幹得很好，很起勁，可是我們美國人是無論如何也要保持我們私有財產的權利的，這是我們的宗教。」

「可是，我們這裡並沒有人想去干涉你們美國人的私有財產的權利。」自後面發出來這聲音，我沒聽出是誰。

馬丁擦着頭上的汗點了一支烟喊道：

「他媽的，今晚上政治問題把人腦袋都弄昏了，聊聊女人好不好？」

歸途

我們夜行的道理是爲了怕政府飛機的轟炸，同行護送者有泊頭市長張先生，赫特親自司機領隊，共三輛六輪卡車，另外一個吉普。翌日清晨，將近樂陵的時候，路過一個村莊，車以十三四哩的速度緩緩

行進，忽然，一家門口跑出一隻公鷄來，站在衝當中，伸長了脖子，喊出了它那高亢嘹亮的聲音，抖抖羽毛，昂頭站在那裡，赫特趕忙停了車，等它高視闊步的走過之後，才又前進，我明白了赫特一定要自己領隊開車的道理。

樂陵午飯，是由飯館做好在一家雜貨舖裡吃的，我沒帶帽子，也沒蓋任何句頭，灰土加汗漬已把頭髮弄成塊狀，別人都在洗臉，我就索性通頭髮也洗了起來，赫特夫人不斷朝我這邊看，向她丈夫說：

「哈，你看，湯姆在洗頭髮，也許佛洛伊特可以找出點解釋來吧。」

我有些不快，但只好裝做沒聽見。

在羊角灣，享受過六道菜並有烟台啤酒的送別宴之後，登上了小汽船，在小清河裡向渤海走去，我同瑪麗·湯姆森坐在船尾支開的一張帆布床上，她永遠是那麼兩眼向前看着，嚴肅的像在想什麼的樣子。

浪花滾起，有時濺到我們身上

，瑪麗悄聲說：

「湯姆，我覺得他們真是些勤苦的工作者，而且的確是在給人民做事情啊。」

我沒回答。

「可是，我想，是我們外國人回去的時候了，讓中國人自己幹出一條路來吧。唉，有些外國人也真的不把中國人當人，現在他們自食其果了，我喜歡中國人，他們富於藝術性，人性，無論什麼黨派當了政，我想，他們總不會去侵略別人的，因為這不是個好戰的民族。」

她看看我，但我依然沉默着，看廣遠處海邊淺水邊過沙灘，有人走過，想到經書上耶穌在水上行走的畫面。

天津

天津到了，一上岸看見了探科副主席呼籲美國援華及譴責蘇聯的談話，同行的人們都在搖頭，嘆息，加以一些譏笑。

馬丁晚飯後出去跳舞，董告訴他十一點鐘戒嚴，他似乎不大在意，我取笑着說：

「高鼻子就是護照，怕什麼？」

「馬丁點點頭，董恍然的叫了一聲：

「啊，這裡原來是天津！」

夜晚，我同董同住一屋，熄燈前，董燃着一支雪茄在沙發上坐著，閉着眼，而我也已經躺下了。

「湯姆，」他吐了幾個煙圈。

「什麼，」我不經意的搭訕着

「你為什麼不留在解放區，同他們一起幹，」

「……」這問題突如其來，使我一時不知所措。

「說呀」他左手拿烟，肘架在沙發背上，眼睛看着我。

對他這樣審判式的態度，我有些怒惱。

「你自己明知道，為什麼還來問我？」

「知道什麼？」

「是誰說過的方圓問題，我們

——

「不要說我們，說你自己。這是你的國家，不是我的！我是美國人，我有權利考慮方圓問題，你沒有。你的同胞們成千成萬人在被貪污腐化的政治所虐待因而死亡，却有這一批人真正在為人民做事，你那裡還有什麼資格說方說圓呢？我如果是個中國人，就一定去同他們在一起了。說，你還有什麼理由？」

他的態度是那麼驕橫，不給我的顏面留下一點餘地，我激怒得幾乎要從床上跳起來，想把他從沙發上提起，再一拳打倒，可是，像是一種什麼超自然的力量壓住了我，又像被釘在十字架上似的，動彈不得，心頭有塊石頭，上面橫堵着氣管，話也說不出來。

「睡着了麼，哼，嚙夫，你可憐的知識份子，」我聽清楚了每一個字——不，我挨過了每一支箭。

豪語何其多

七月十二日報上又出現了陳誠總長的豪語，過去的三個月，六個月，消滅共軍的謠言到今天却未見兌現；不但也，上個月東北共軍非但未被消滅，反而來了一個大攻勢，弄得東北幾乎全線動搖，今天又有了豪語了。

爲什麼不肯面對事實，那麼盲目的自信，爲什麼不爲老百姓留點生機。國家已被糟蹋這種田地，迷信武力的人爲什麼不敢放下屠刀？我們老百姓要請你放點慈悲了。

如迷信武力者還不懂悟，那麼，老百姓會以他們的刀迫令你們放下屠刀的。（地）

正意的化身

在好萊塢影片中，很難得有幾部好的有意義的作品，如左拉傳居里夫人等片，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左拉在文學上是自然主義者，自有他的成就，而在爲人時，左拉是正義的化身。

爲濟正義，他不顧一切與惡勢力戰鬥，堅強的勇敢的戰鬥，他的精神是人類精神中最寶貴的一部份。

善良的人們去看一看左拉傳，可獲得更大的力量，失去良心的人去看一看左拉傳，也許會喚回他那已失去良心。

左拉，這偉大的文學家是正義的化身。（馬）

舊戲餘譚

舊史

我給文匯報「浮世繪」寫了兩個月的「舊戲新譚」，這真是料想不到的一件事。我不曾料到我有那麼許多廢話好說，在有些人看來，舊戲是那麽無聊的東西，幾千年了，演之不已。正是看得眼睛都已經「了瞞」，那裡還有談的興緻？真是想不到的事，我談得津津有味，寫了那麼多。

老實講，這本來是很苦的一種工作。差不多總是現寫現排。我得在每天早晨抽出一點功夫來，用半個鐘頭左右的時間寫完，中午拿去發稿。我很爲我的材料發愁，談什麼好呢？然而事有不然，如蒙天助，我幾乎每天都不費力地得到一個題目，只要一翻早報就可以了。我想不必舉例了罷？我談的雖是「舊戲」，往往却正是在表演着得起勁的「新戲」。於此我不能無感。「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真是好一付對聯，一點都不錯的。

於此，我更感到舊戲正是文藝大衆化的最好的範本，今天得到張東蓀先生給我寫的一幅字，他說：「自反饑餓運動起，余深有感於文藝大衆化之親切動人，詩賦繪畫無不喚起人心之共鳴，文藝誠到一新階段矣。」張先生還問我對不對，我覺得這意見是對極了，最起碼的例子，我每天談老古董，然而引起我談老古董的興趣的

却正是一九四七年眼前的新事。如此新鮮，如此活現。難道說這不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嗎？

話說那一天晚上，我到報館裡去，九點鐘了，下着大雨。渾身透濕了，走進編輯部以後，聽說兩位同事因爲到復旦大學去採訪被打。過了一會麥少媚小姐與李肇基兄驗傷回來。肇基兄的眼睛上蒙了一大塊紗布，麥小姐的後腦有一大塊突出的包。我十分憤怒。第二天，該寫「新談」了，我想起了較場口，勸工大樓，下關，……一連串的「打」，我寫了一篇「打出手」。

好了，第二天下七時，我冒雨踏進報館，重門深鎖，縱騎密佈，我走了進去，拜讀了查封的公文，那一篇「打出手」自然未見天日。而眼前的一幕，又引起了我的聯想，「過府搜盜」，嚴世蕃與其家奴的狼狀，躍然在目。

從此我不再寫「新談」了。（當然，沒有了發表的地方。）然而一幕幕的活劇，層出不窮，我的材料實在還多得，源源不絕的來着咧！

麥小姐在寓所被捕了，那些人在床上把她拖起來，她只穿了睡衣，她的母親要求給加一件旗袍，被一拳打倒。旗袍被准穿起，她要去小便，不許，那些人監視。她在地板上當場小便。

這是怎樣的「戲」呢？鄙人涉足歌場凡數十年，却從來未曾見過如此「精采」的戲，這一次是連「聯想」也失了效。

交通大學的同學，是在上海學運中起着領導的作用，他們認識清楚，有理性，組織嚴密，平心靜氣。給意圖破壞者無可乘之機。然而「太子」來了，想出了種種方法來弄，話說那天夜裡，在校內的「正義大同盟」要造成事件，以便取得外援。怎麼辦呢？開始時，是他們找同學們來打架，同學深知其意，避不爭。他們無法，就自己人打自己人。扭起來了，表演真切，如火如荼，同學們上去解勸了，他們將凳子一揮，打破了來解勸者的頭。接着就是一聲「雙響」，一會，大批「英雄」，或如小販，或如工人，或如……，一湧而入，底下就是一場混戰。等到捉了人走掉了時，同學往追，

魏德邁又來了

魏德邁又要來了，南京諸公雀躍得很，他們已經再三放空氣，要猶走司徒雷登，迎接魏德邁了。

然而據外電說，魏德邁原不想來的，經過馬歇爾再三相勸，方才答應。可見與中國朝廷打交道，就是魏德邁也沒有很大的興趣。

而且局面已經是這樣了，小

援助救不了急，大援助拿不出來，魏德邁又有什麼用，難道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嗎？

南京諸公是相信神話的，美德人却未必相信，這就無怪魏德邁頭痛了。

司徒雷登的話

司徒雷登對中國當局說，關

他們就將一條馬路封鎖起來，斷了後路，阻住前路，中間大打。女同學逃入民房，提出來再打，用了毛竹板與包了報紙的鐵棍。那樣子，就像「捉放曹」中曹孟德殺豬殺人的樣子，一刀一個，好不爽快！

至於那放號炮的一招呢？是從水滸傳中學來的。『時選火燒翠雲樓』就用過這一手，在京戲中，則『大名府』是也。

可惜材料雖然多，執筆却已沒有了機會。我想大約該休息一下了。一個時期，將專門看戲，不寫『劇評』了，這正是最理想的事。請問，天下豈尚有比一面看戲，一面打算着如何寫『評論』再不舒服的事乎！

朋友索稿，聊寫一段，算是『新談』的一條『光明尾巴』。

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於總動員令，要注意人民的反響。

南京當局總了又有一點刺耳。人民是最「愚蠢」的，是「不辨是非」的，他們的反響有什麼要緊呢？只要動員黨報官報，讚頌一番，只要動員「民意機關」，通電一番，不就已經一片擁護聲，可以澈底實施了嗎？

* * *

半月雜感

大 家 寫

大捷以外

動人心魄的軍事風暴總算擋過一陣，為政府諸公設想，也要長舒一口氣的吧。

報紙上接連着登載了一大串「大捷」消息。陳誠總長認為東北大捷之後，山東就要大捷。——果然，山東又「大捷」了一次。

張家口之後，延安之後，都該可以算做大捷了，如今卻落到這挨打的地步。現在又聽到捷報，使我們有點為勝利者阻礙了。

任何捷報是假的，獲得民心才是真的。仗是要人民來打的，匪是要人民來剿的。沒有人民，難道能像封神榜上那樣祭起美國武器來，去打共產黨嗎？

「通緝匪首」

毛澤東被通緝了。這和北平的一些小報在大罵毛澤東為「淫棍」，撰「毛澤東外史」，在我們看來是一樣的。一樣地可笑，一樣地暴露自己的愚蠢。

即使毛澤東死了，即使二百萬

中共黨員死光了，又何補於今日的執政者呢？自己沒有弱點，毛澤東是不能為禍的，自己不能改正缺點，殺死了一個毛澤東，會來千百個毛澤東。

「盡其在我」是漂亮的口號，是一向擺在口上念來念去的。何如「盡其在我」，丟開一下這阿Q精神呢？

討伐與和平之間

如今是連口頭上也不談自己了，起初是要下討伐令，後來又決定下來一個總動員。

有人曾經問到為什麼不能「和平」——即使是南北朝的和平？執政集團自己的矛盾太深，腐化太甚了，只能向外發展，一旦停止對外，自己一定要內鬨起來；自己內部一定要有變化。

又有人問為什麼要總動員。

我們只能供給一些傳說的數字：軍糧還何支持一個多月，壯了根本不夠，軍火也只兩三個月了。軍火，就得了美國一點接濟，然而糧呢？這就是總動員的緣故。

又有入問討伐令怎麼下不成功的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海島「討伐令」，國際上必會看作宣戰。既已宣戰，美國不能不表示態度。目前似乎應該是守中立。——既然表示守中立，貸款更難了。

第二個原因是資階階級被動派意見不合。資階階級盼望妥協。尤其深怕再來一個工業統制，八年的經驗實在慘受了。當然反動派根本沒有把握。藉端之流以及國民黨內資階階級政客看眼裡，他們目前的敷衍，還是看在美金面上。

動員與榨油

動員了，大小官員更忙起來。忙於催糧，忙於拉丁，忙於統制物資。同時當然還忙於算賬，算公家的賬，算自己的賬。

結果也是可憐的。撤去了，兒子拉走了，物價大漲了。八年苦够了，總算來一個勝利，如今勝利又完了。接收到的物資，工廠，黃金，房屋，和四十億美元援助，都光了。拍拍屁股，仍舊是去向老百姓榨。

可憐的老百姓，他們把幾滴油來！

「自由」的高山

動員之後，張系又發表一篇「民主」妙論。

打學生殺學生的時候，「責任內閣」到哪裡去了？如今卻又出來唱戲。什麼積弊生產呀，什麼吊民救國呀，都來了。產出來的東西填飽眼，救的是反動派！這就是此類「自由主義者」的本色：形勢危急的時候，所有的自由主義都廉售給警備司令部了，一旦有機會又從裝坑裡探出頭來吊嗓子，欺已欺人。

但願這一代的青年不要再走這種「自由主義」的路。

外力與內戰

利用外力打內戰，是最可恥的事。據北平世界日報載，中共已否認在東北有韓人日人以及其他外人參戰，至於接受蘇聯援助，更是人所共知，莫須有的事。

這個否認是應該的，我們歡

九則孫科的謬論與此相反。

何謂次為顧問

「不預備接受美國的一億三千萬發子彈。政府應當昭告國人：決不用美國造的子彈殺中國人。」

第一，他要與日本早訂和約，又似乎要彈「中日合作，共同防共」的老調。

第二，他硬說在美國懷裡設詐，並且公然說軍火不多了。孫科也許不足以代表政府，但寧他不足以代表政府。

蘇聯供應軍火

官方一再說，蘇聯對共軍供應了軍火。而實際上，據滬港報載，共軍用的是「美式即備」。

這些配備的來源是怎樣的呢？據我們所知有兩種，一種是俘虜的，一種是用金條買來的。

當在上着喝罵蘇聯時，也曾看見自己部下不堪一戰的「嗎？」

07
